

如果非要有个名字

就叫它《新诗写在旧
大陆上》或者《湖中》
就好

目录

第一章 希望	8
致春天	9
人的日记	10
春天我复活在原野上	11
无关紧要的事情	12
另一个普通的日子	13
在娜塔莉亚的屋子里	14
亚洲铜	16
致莉莉丝	17
第二章 那些人们	18
上帝的日记	19
普罗米修斯	20

米开朗基罗	22
阿莱杭德娜	24
写给人	25
罗莎·卢森堡	27
水手	29
写照	31
第三章 夜	33
夜航	34
口腔检查	35
疯乞丐	37
时间	38
断头诗歌	39
午夜	40

夜是一场性爱	42
昼与夜	43
井	44
飞身向荒野的瞬间	45
鲁蛇	46
第四章 十四行	48
十四行诗	49
十四行诗 • 在红海边上	50
十四行诗 • 河流	51
十四行诗 • 死书筒	52
商籁	53
第五章 爱	54
春雪	55

我爱你就像爱黄油蜂蜜	57
白马	58
献诗	59
艾米丽	60
无题	61
诗	62
组诗三首与无法消解的梦	64
第一首：廷巴克图	65
第二首：梦	66
第三首：地图	67
教育	68
夏天	69
之后	70

蜗居	72
蜂蜜柠檬水	73
冰蚀谷	74
今夜是风暴之夜	76
小说	78
伟业	78
深根	98
重生	114
夏河	126
降临	135
希望	137
窃窃私语	144
远洲异事	150

植物园	154
终章	157

第一章 希望

致春天

温暖湿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
蘑菇从森林里冒出
我也长出了幼鹿细软的角

游行在野花与湖水之间
一定有什么连接起它们，像
丝绳连接起纯白的纸张
神珍藏的关于幸福的回忆录

春天，我要在你的怀里安睡
用角和尾巴轻轻蹭你的身躯
你会手把手教我拉小提琴
这样我在其他的季节里依然能演奏

演奏许多人类未曾听闻的曲子
一直到时间如流水般抚过我的琴弦
一直到它崩裂开来，惊起月光与尘埃

人的日记

因为轻而易举地爱上了一束花
所以也能轻而易举地爱上其他
我像爱你一样爱它们，像一场雨落进
橡胶做的量杯里

昨天春风吹散了我的短发
时间像抽出叠叠高的积木一样
把我的房屋变成废墟，顽劣的火也
毫无忌惮地烧光了我的群山与草原

但我仍旧平和，因为我体内已没有河流
它过于干枯，干枯成纯净洁白的沙漠
干到我曾经写出的一只人鱼在梦里问我：
“你为什么不再渗出一滴海水了？”
“难道你没有遇到任何值得悲伤的事情么？”

从来就没有，我说，从来就没有什么
除了希望与爱，除了蒲公英，除了蝴蝶
除了远方的欢声笑语。

春天我复活在原野上

漫山遍野的我，空空伫立的我
歌唱、吹笛、舞蹈、沉睡的每个我
一齐复活在花开的原野上

我将拥有鸟的羽翼、斑鸠的眼睛
猫柔软的身躯和人类燃烧的心脏
我将说着万人的言语，最终用沉默说话
我将拥抱东西南北的季风，最终落于无风

所有人给我写信，所以也没有人给我送信
洁白的纸所不能承载的吻，让洁白如孩子
的那个我，送给每一个沉睡的发信人。

如无知与全知的圣灵，挣脱理性的枷锁
春天完全的我复活在原野上，除了爱与希望
再没有其他冗余的情感。我流泪而不啜泣。
那时我不向黑夜复仇，也不做春天的奴隶。

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出生的前一天是什么样的？

那一天父亲在午后睡觉

鼾声惊飞了后院的蝴蝶

夏风吹动蓝色的矢车菊

那一天家里的栀子花落了一地

祖母把它串成项链戴起来

学生骑着自行车笑着夏天

老旧的电风扇慵懒地转动着

暖风鼓起蓝色的窗帘，微光

那天凌晨我的母亲坐在院子里

她燥热难耐，看着星星

分娩的时候还没到

另一个普通的日子

我出生的后一天是什么样的？

父亲在午后忙着招待亲友

一只蝴蝶悄悄地落在光点里

君子兰红得像在院子里燃烧

栀子花静静地落在石砖地面上

之后每年夏天我都会把它戴在脖子上

祖父在房里削一支竹笛

远远地一个青年在写诗，或情书

他桌子上放着盛有冰块的果汁

那天早上母亲从医院醒来

她的孩子哭泣时嘴唇发紫

在娜塔莉亚的屋子里

在娜塔莉亚石头做成的屋子里
有一整个被永远纪念的透明夏天
松石珠宝、鸢尾花与矢车菊
她的兄弟姐妹和游泳池里嬉戏的孩子

年轻的旅客在大厅里和她跳舞
冰块在她高举的手中融化
和时间一起滴进满地的笑声与歌声里
滴进海滨小道、馥奇香水和电视机里

孩子探出头来，问起姐姐东方面孔的恋人
无数个午后我教他们文法、历史、科学
也偶尔谈起蔚蓝海岸的夜色温柔
谈起丝绸一样的生活，一去不回

如今我又看见我缩在她床上说夜话
在厨房里切洋葱，在阳台唱《玫瑰人生》
我看见我们无端发笑，看见我们所有人
都淹没在过分晴朗的暖光之中

娜塔莉亚的那屋子，是失乡者的家
我停下了讲述故事的喉舌与笔墨
我知道孩子们会悄悄把故事编好

亚洲铜

拥抱你青铜的皮肤，和纹理
线条蔓延成大河的形状，亚洲铜
少女的我缩在你胸脯上哭泣
白裙像你胸口的一束栀子花

脚踏着的每一寸锈蚀
亚洲铜，亚洲铜，温热的你的
心脏，熙熙攘攘在黑眼睛中
帝国像浪潮一样出现又消失

因为说了太多谎言，我已失去
听见真相的那双敏锐耳朵，
因而错把祖母胸口蛆虫诞生的声音
听成青草在你缝隙间生长的声

致莉莉丝

如果你要在早春的午后到来
我就扫净橱柜上的灰尘
拾起床上垂落的两丈旧韶光
编制成明日晴朗的清晨

泡一杯奶茶 加奶油与芝士
与花园摘几捧雏菊和满天星
装点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客厅
还有香水、巧克力和伦敦千金

打开地暖 铺上榻榻米
桌上摆着我新买的星空仪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就我们俩
只需弹指 醉意就洒满彩窗

庭院与书房都尚未打理
亲爱的 这并非是我的不小心
就让杂物向你展示 我在等待你时
散落的百无聊赖与胆战心惊

第二章 那些人们

上帝的日记

她在前进，另一个她转身后退
像拧毛巾一样，她别扭地滴出
烛火与煤油，烫伤了自己的腿

她走时我正看着她，她写作时
我也正看着她，看一个春天里的谎言
我企图用雨和时间黏合她

苦难不是我送出的，欢笑也不是
时间不是我定义的，空间也不是
我爱她正像我爱一颗鹅卵石

她在绽放，她的哭泣，她走在圣人的路上
一切同时发生，如叶子同时青而黄

普罗米修斯

黑夜冷却你燃烧过的眼睑
普罗米修斯 其上没有泪水
只有流光刻下的不屈与疲倦
锁链摇晃在寒风里，既禁锢
也支撑濒临崩溃的肉体

比什么都要严厉，神的那一声怒吼
但盗火难道是错的吗？愤怒地燃烧
连天空也要灼烧的生命，是错误的吗？
抱持至今的烛光之心，除了泪水
什么也无法向酷刑复仇吗？

继续啄食吧你食腐的鹫鹰
嚼碎他的肝脏，磨蚀他的情感
日夜轮番航行在他痛苦的双目中
可我不信你能啄食那野火之心
和他头骨中炽烈燃烧的那太阳——

高加索山因他的心跳在颤抖
那颗金刚石的钉子轻而易举地
被他灼烧至熔化，滴落在人类
繁衍生息的土地上，滴落在
春雪融化的地方，平山填海的地方。
巨人啊！你是骄傲的，毫无疑问！
你的骄傲照亮地平线，是世界上燃烧得
最剧烈的火种——这原不用盗取啊！
沉默，怒骂，愤恨，原谅，每一条
都是对那掌握雷电的神的痛击——
他的恶将自足底开始永久折磨他
直至那荆棘之冠刺入他的大脑。

那卑劣的，胆怯的，骄傲的神
将他赐予的枷锁砸碎，射杀他鄙陋的
走狗！命运是愚昧的，王座是肮脏的
唯有你有澄澈的双眼，唯有你有那样
伟大的身躯，能呼唤横跨大洋的季风！
振奋啊，燃烧啊，你神圣的光辉！
让那盲目的强权被击倒在地，让他
像濒死的牲畜一样在你足边喘息。
我将带着火永远如羊羔一样跟随你——
巨人啊，举起手来，反抗，歌唱，自由！
让我们把死亡也变成可怜众神仰望的胜利！

米开朗基罗

用雕塑家的方式来写作
抬成直角的手臂，在黑板上
留下大理石一样冷峻而
不容置疑与更改的篇章。

书桌的裂缝里是旧太阳的味道
经年的缠斗，与虚无，与怀疑，与夜
在缓慢上升的海水中站着写作
啊，你，一个文字的米开朗基罗

如挑选石料般嗅出每个词的气息
小心地雕琢、组合，为美而痴迷
就连反射光芒的时候也一丝不苟
这编织泪水与生命的技艺……

崩溃的可能性太多，停止创作
就会如雨般落在骨骼上，烧穿。
然而得救的方法只有一种，自己
走出白纸上无形的迷宫。

跃入世界，握住生命，握住阳光
握住春天握住歌声握住每一朵花
在所有艺术家的优良品质里，首要的
是对活下去的、对幸福的渴望。

阿莱杭德娜

诗歌，鸟鸣，流淌的，月亮
流淌的，你金质的笼子，落在
草地和柏油路上，蔓延如油脂
淌出，黄金之国的道路

破碎，破碎的夜，扎在你眼眶里
我和你一样地落在语句的坑洞里
你是米开朗琪罗，而我做微雕
阿莱杭德娜，巴黎人的名字

今夜我的情人一句话也没说，我疑心
她死在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床上
我赤裸地缩在她身边，身上的
锁链——还是项链——反正是银
冰冷地晃动着，给我诗歌，给我文字……
让我写出来……皮扎尼克！

写给人

他们的血肉被碾碎，一点一点
涂抹在耻辱和令人作呕的大地上
脚步踏过，战车驶过，就连炮火
也这样，毫无顾虑地燃烧着

多么严重的时刻，严重到
多少人在议院和其他宫殿里争吵
严重到，香槟酒里装满了笑声和气泡
严重到纸张、墨水和脑浆都散落一地

紫色的命运，红色的尖叫，被黑色篡夺的
孩子的皮肤和眼睛，在白天，在黑夜，都
发不出哪怕一点声音，在呜咽里颤抖着
像杜鹃喉咙里堵塞着的雷鸣——

原本要走来的人死在秋天里，
萨福、兰波、泰戈尔、李白和杜甫，纵横着
躺在破败的大街上，眼睛像古老的寒星
黯淡如初，一直把最痛苦的刀刃都看穿
它因猛烈的撞击而寒光颤抖，嗡嗡作响

碾碎他们的肢体，是焦禾，那落下的是
火焰疲惫的脚步，和碾碎的焦禾
教堂的钟声淹没过废墟，黄昏和念珠
只留下一个母亲呆滞的表情和怀里
拥抱着的死肉

愿我们自由的世界再无战争

罗莎·卢森堡

睁开眼睛，醒过来，醒过来
为每一轮太阳沉醉，也为每一个
安静而美丽的夜献上自己的舞蹈。

在狱中，在冻土上，在沙洲里
哪里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哪里
不存在我们悠扬的歌声与决然的话语？

向威权、向剥削、向官僚、向腐败开炮
让红色的血液与火焰代替我们说话吧
因为时间已经太久，人与人分离太久——

刽子手的威胁无法惊起哪怕一声叹息
垂下眼眸，勇士的眼里是对苍蝇的怜悯：
死亡不是战斗的终点，投降才是

我曾经来过，我仍会到来，我是
人民的怒火与吼声，永恒不灭，传扬世间
我已将我忠贞的一生献给了火焰！

与战争、屠杀、暗无天日的世界搏斗
而如今你将沉眠在沃土冰冷的怀抱里
晚安啊亲爱的革命之鹰，明日终将到来
同志们，到那时再让我们尽情哭泣吧。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年3月5日—1919年1月15日)，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在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暴风骤雨中，罗莎始终英勇斗争，不畏强暴，展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她所言：“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水手

咽下泪水吧，朋友，咽下海洋与沙粒
那奔腾的白色，在礁石上开出的花絮
本来就是喉间阻塞的过去

谁握着船桨的双手正鲜血淋漓？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朋友，在这里
风雨从不会停息，亲吻它吧
像另一些诗人一样，让苦难做你的爱妻

晦暗的岁月涌过我们的船帆，
把你的泪水都留在甲板上，血也一样
让你的喉舌嘶吼，呼唤刚刚沉没的太阳
把它们晒成苦卤，晒成一粒粒血盐

攥起碎裂的赤色水晶，纷乱的头发
被潮湿的海风绞成一束束纱麻
我把脸贴在海洋的胸脯上痛哭
让我回去吧，母亲，让我回家

散落的水滴射入双眼，刺痛温热

双脚踏上大陆，尖刀划开骨骼
不要回头了，歌声都已经消散在风中
擦干泪吧，水手，亲手撕碎风雨
至少我们还有梦

写照

她是织布机和快递盒的女儿
被浓烟、噪音和蔬菜汤泡着的
勺子里的米饭养大
她是黄皮肤的祖先身体里
渗出的第二级微弱支流

她从出生开始就注定
要过一事无成的人生

她的河道堆满了采石场留下的垃圾
身体里晃荡着慌乱而混沌的本质
她在夜里睁大了眼睛，黑夜一样的
恐惧的眼睛

所有他人能摘下的花朵
她都无法触及
所有他人能忍耐的尖刺
她都无法承担
所有他人构成的他人
她都被远远地隔离开来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思念故乡
一如最孤独时正站在人群中央

她白天在罐头工厂里
对着搅碎的肉泥说话
月复一月地赚取着
身为人活下去的资格

夜里才能歌唱
夜里才能绘画
夜里才能静静地舞蹈
夜里才能从镜子里
看见赤裸的自己在笑

没有用的废物才会缩在夜色里，她想
祈祷着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第三章 夜

夜航

疾驰向昏沉的夜，轰鸣的引擎
与遥远的散成十字的橙色光芒
多少个夜里我们麻木度日，如今
终于在心跳中发现它的本来面貌

沉静地燃烧着，我苍白的身躯
绞刑架一样的骨头和其上晃动的软肉
时至如今它终于苏醒，张开双臂
在鸣笛里狂笑，在陆风里哭泣

我如何回报这冲向死亡的航船
如何回报口腔里的甜腻与茶的清香
如何回报我洗净后喷上了香水的身体
如何回报丝绸睡裙和羊毛一样的卷发

今夜的我是最美丽的我，因为自由
因为毫无芥蒂地去做死了的新娘

口腔检查

让我张开嘴，安静地等你来
检查我的舌头与喉咙
检查是否有一轮夕阳掉了进去

检查我舌苔上是否有白色的粉末
检查我牙齿里是否有颤抖的腐叶
往下探寻，我是否吞下了正确的药

颜色逐渐迷糊，如果我无法分清
就有可能把罂粟当成玫瑰吞下
七叶树，橡木，我赖以生存的一切
被这疯狂的激情燃烧——

疲惫的我在被亢奋的我掐死
从我之中分裂出无数条河流
没有一个能为肥沃的平原哺乳
没有一个能挣扎到日出脚下

血红色的河流遍布我的皮肤
你难道看不见吗？我在静静燃烧
我在用玻璃划开和阻断它们

我在颤抖着萎缩，为了摆脱混乱
你难道什么都看不见吗？

疯乞丐

我在你掌中哭泣
泪水坠入昼夜每一个
底层渗血的伤口里

词语在轮回的夜的王朝里
自尽了，绝望如
狩猎季节第一个死去的幼兽

我乞求你允许我啃食你
剥落你绿色或玫瑰色的丝绸裙

淤青、红、紫、黑、血肉开花
每一次冲击都像是在说我爱你

生命，我的生命，我命名的生命
你把它做成了什么？

如此自私，我只想你不死
我想你是最你的你

时间

不够，还不够，不够埋住尸骸
太少太少，少得像塔尖
无法擒住的，物迅速滑落的。

断头诗歌

在这惨白的夜的尽头
我终于用目光与自己相逢
三重的流浪，三重的夜色，六重的死亡
有时诗人沉醉于药物的梦境，华尔兹
痴狂引领他如同转动一只丝绸手巾

瘦骨嶙峋的兽，与逐渐升高的气温
蒸腾的雾气如火般摇摇欲坠了
一万个我被揉碎在它惊惧的眼睛里
我是雨滴，另一个我也是雨滴

等着醉倒在路边的名字进入我

午夜

我见到你自夜色中浮出
大地沾满汁液的丝线
还缠绕着你赤裸的双脚
咔嚓一声，你推开午夜的门

你说，你问，我是否即将启程
青色的裙子和海水融为一体
你担心我是否还会这样和你拥抱
自砾石中涌出的咸水还能不能
轻柔地裹住我们的脚踝

你知道在这里还是峡谷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你，和黄昏一起降临
那个年幼赤裸的你——
我将爱你直到死去，直到
无数年后在炉火中回忆的夜里

孤独的人啊我们永远不会再见
当我奋力击水，站在长江岸边时
我会把李白喝过的白酒倾倒其中
在想起青色裙子的那一刻，我将
垂下握着微小火焰的手，点燃
奔流向海的江水。

2024.4.30

夜是一场性爱

尖刀，泪水，我等候贯穿已太久，早在
无可救药地爱上一只罌粟的影子开始
夜会杀死影子，夜会杀死我，一场性爱。

它的尖牙划开我的胸膛，塞进苍白的昼
挤进闪电，泄了气的汽艇在床上呻吟
衬衫在黄昏里变成飘荡的裹尸布

夜是一场秘密的性爱，梦是它烦人的吻
有血就够了，这样的时间容不下爱情

昼与夜

昼与夜，轮番在我的轨道上航行
有时头脑困在耀眼的白光里
身体还在夜的凄惶中战栗
温差将肺里的海水倾倒进土地
石头、沙砾堆积在黎明曾涌入的山前
是不堪承受之物带来的冲积扇。

从来不曾给哪个夜晚取过名字
也从来没有安慰过抑郁的白昼
曾经有过的不过是渗出冰雪般
油脂的一座角峰，和被杜鹃偷走的
斑鸠绿宝石般的眼睛，波涛汹涌。
慕斯一样的时间被你的舌头碾碎
昼与夜混在永恒的流动物里

井

我的身体，是楚人挖开的一口井
吞下冰冷的月亮，映出孩子的脸庞
慌乱不宁的水，是长久痛苦的根源
在我其中是不洁净的本质

你的根系被粗糙的石块隔开
留给我的只有泥土和腐烂的落叶
秋天已经到来，请你亲自到我身边
赤裸你的身体，清洁你光滑的肌肤。

是你自己选择了污浊——
也是我自己选择了干涸。

飞身向荒野的瞬间

电子乐在她脑中响起
蜷缩在夜壮硕的身体里
她吮吸那美人滚烫的乳汁

如同分娩时一样肿胀的躯体
悬挂在粒子跳舞的青空里
死前她和夜做爱，欢愉的艺术

死时她放声大笑，对夜说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存在

鲁蛇

我是隐藏在昨夜雨声里的鼓点
是不曾在意的隐隐作痛的心脏
我是打五折的废物边角料
挤在蛇皮袋或者玻璃纸里送人

我的疲倦在休息的禁令中淹没了
在摇摆空气里委曲求全的意识
我是垂落的脐带，血迹斑斑，凹凸不平
承担了生命诞生的痛苦与丑陋

自绞刑架上苏醒，逃向悬崖
松开的绳子，烧焦的鲁蛇，还有
拖曳在地上的修长尸体，穿着婚纱
呼出的每一口疲惫，都似乎化作了毒品

是否人的命运就是在肮脏的床上断气
如果我说我想活着，是否战壕不会相信？
我混乱，我放荡，我是凌晨五点的跑道
好像似乎有一点用处，可谁知道？

祈祷极夜到来，可路灯先印出了雨丝
听见枪声响起，可双腿早已无法抬起
如果允许的话，如果允许的话
请让我把我的头颅送过去

第四章 十四行

十四行诗

我听见黑夜中的鼓声，你的心脏
如水银般搏动的心脏，液金在我手里
在沉默中我为你编织头发。

春天落在你眼睛里，融化成泪滴
它们在我手中撞开成一朵朵杜鹃
化为鸟飞向你的旷野，嗓子里落下
五千年的故事，我和你的准静止锋

有时我迎着浪吹笛在礁石之上
落木和风一起在阴天里游荡
明天我将向你的城市迁徙，不计距离
枯叶和新花一起围绕着你的灵魂旋转
你眼里的海洋也用漩涡困住我的浪花
在这旋转的停泊的夜里，你在我的胸口
画下了火焰的十字架

十四行诗·在红海边上

红海的红并不如老虎的金黄
是虚饰的辞藻，颠簸的译名
甚至红不过我在你房里打破的墨水
四溅在地板上，从你的口鼻里流出

阿拉伯人管它叫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 泪之门

有时你需要像乞求泪水一样乞求我
像奉献爱情与疼痛一样奉献我
请我做你的红海，扩张，沸腾，灼烧

路过埃及，我看见油轮沉没，石油泄漏
覆盖你运河一样的眼睑，我点燃它们
然后用亲吻来给你的浪叫落下火漆

我的身躯留下羸弱与病痛的刻痕
没有什么能让我飞奔而去
除了死亡、烈火和你

十四行诗·河流

你是我像河流一样的妻子
蔓延在双腿间破碎的三角洲上
有时地震和季风扰乱你的行迹
我和你容得下，所以不必担心

有时我在你的身体里落下金属的锚
闻见它铁锈的味道，桅杆在你身上
收紧如经纬线在地球上横陈
你的皮肤犹如雪山上斑驳的红壤

有时我们迈入春天，而我把荆棘留给你，
对你做磨坊对小麦做的事情，面粉洒在
你的黑夜里，啊那是你眼中流动的星

我称你荡妇，就好像我称祖国母亲
许下了一生在你身上行走的诺言，不迷路
也不退却，若你做我一生的宠儿。

十四行诗·死书简

我已经蹉过了这样的夜，是不是已经
不再亏欠生命什么，请问，死书简？
刻在钟声和寒冷的墨水里，你是谁
肿胀到被抛弃的风帆？

凝结在明天的历史里，凝结在一个个
沉默的死人名字里，等你终于从顶柜
被一双苍老的手取下时，灰尘扬起
赤红的丝绳被记忆的昆虫咬烂。

已经迟了，死书简，你被谎言的死水包裹
等到所有人中的每个人不得不翻开你时
已经晚了，所有的笔迹都看不清了。

我现在要清洗你如同清洗一个婴儿
而我不认识火，所以不会焚烧你
死书简，请你呜咽着把生融进你的字里

商籁

挣扎着燃烧的晚霞又让我想起你
在我赤脚迈上第一轮明月的时候
那滚烫的暗淡光芒，刺穿困意重重
钻入我的双眼，让倦怠随泪水蒸发

从金子里捞出飞船，点燃钻石高塔
我要牵你的手，穿越日冕和光球层
像剥开你花园里那个最大的橘子

太阳重要，引力波重要，肥皂泡重要
你裙子上沾着的白色小花也重要
让我心里的软流层微微震动，涌出岩浆

旅客返程，流星发射，商籁体写出我
巨型城市里飘落内透，和你的诗三百
大片大片的金黄，落在世人肩膀上
而歌声送来我的三角洲和南方青冈

第五章·爱

春雪

春夜的雪，在新年第一百天准时降临
从屋顶上坠落，发出飞鸟惊起的声音
你的脸好像红壤上的山脉，那双眼睛
像满怀希望的人见到的南方明星

在雪地上留下忽慢忽快的脚印
太阳照亮了你红红的鼻尖，眉毛雪白
昨夜之前，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雪
也没有听过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爱”

我的喉咙仍在春雪的融水中挣扎
原谅我无法单独吐出歌声与情话
如果灯火摇曳的夜里我们双脚缠绵
我想在你鬓角边问：这就是幸福吧？

问题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关于他们
关于自由和希望，关于人为什么能成为人
关于爱，它如何让我迷失，又如何唤来初春
关于我眼眶里滚烫的悲伤为什么仍未尘封

破旧的风衣、变质的啤酒和我们那
夜里吱呀作响的屋子，一起供奉一束花。
肮脏的过去，混在一起的颜料，咆哮的河流
和令人筋疲力尽的流放之路，爬满了
你初次抚摸的脊梁，我在寒冷中战栗。
请你吻我吧，就在这春雪降临的夜里
吻在我的嘴角，请你吻我吧，请拥抱我。
你是第一个，也会是唯一，如果你不离去
请你吻我吧。做我的新娘，做我的母亲——
做我的姐姐，做我的女神，做我的爱

我爱你就像爱黄油蜂蜜

黏稠，甜蜜，在唇齿间蔓延
溺死我的喉舌，篡夺我的语言
换来一夜又一夜的疼痛
一夜又一夜的泪水与辗转难眠

在面包，在指腹，在我的乳房和腰腹上
滚烫的液体，犹如火焰般将我灼伤
我不敢伸出舌尖去品尝，也不敢
让生息扰乱它的足迹，我这样爱你。

腐烂的牙龈、撕裂的疮疤和神经
堆积的赘肉，暗绯色的妊娠纹
我亲手缝补伤口，又一次蘸取毒品
进入我的身体，一直到暖床内里

我爱你就像爱黄油蜂蜜，
温暖的午后，烘焙品的香气
舔舐指尖，蘸取愉悦，咀嚼欢欣
我不去看那虎视眈眈的失去和恐惧

白马

你怎会驾临在这无风的夜里，温柔的夜里
带着你纯白的身躯一起，如此白得炽热
——似乎蓄意要将夜色烧开的白

在遥远的过去谁给你烙印又被月色吞没
在你身上留下伤疤和记号是绝不可能的
野火燎原的时候我和你一起逃亡
那时我丢掉了一切，只剩下你眼里的永恒

如今我不知你为何回来，就像不知你为何离开
你有一双青年人的眼睛，然而什么都不说
一步一步，我们走在海风与雨的季节里

悠闲地踱步在那橡树的影子下，你会
得到我用它打造的隔绝鞍与辔的棺槨
有时你鸣叫而寻找主人，而我扬起土浇灭
篝火与墙上的诗歌。我用自由牵引你

献诗

怎么会是如此，我没有可以献给你的露水
风带着苦涩的味道，挤入你破碎的院墙
盘旋在你曾经写诗写歌写玫瑰的废墟中央

多么伟大，我们一起梦过的一个赤裸裸的白天
和那只呜咽着，呜咽着，不敢走入光的幽灵
它告诉我一场坠入月亮的飞机失事

稠密的声音从毛线团中涌出，那里曾经
是一颗心脏的巢穴，是我颤抖着，不断
不断念你名字的声音

艾米丽

艾米丽，艾米丽，生命是旷野上的猎枪
吞下金属和火药，吐出激情和欲望
照亮夜晚，绞碎被它装进心里的风

十字星被塞入我狭隘的胸膛
喷洒出鲜血与诗歌，一样滚烫
艾米丽，艾米丽，我看见它赤裸的荒凉
赤裸的荒凉，我们在石头上歌唱。

——献给亲爱的艾米莉·狄金森

无题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的密林之夜
风在月光中迁徙，那静谧的夜
引诱了，一只渴望自由的雏鸟
一直到它的羽翼不幸地沾染灰尘

可我猜没有什么能夺走你
再次步入天空的勇气，我猜对了吗？
什么时候，我能握住你的手一起
坠入空中，在浪与浪的尽头

我的诺言是永远让你在我心上飞翔
也是用经纬线做你手心的纹章
我想和你跃入停泊在雾港的世纪
歌唱在荒山，沙漠，和流动的沙丘上

如果新星和你一样，落在我的心上，
让它三分之一被照耀，三分之一被吞没
仍旧还有三分之一去思念你

诗

我张开口，又想起温暖到
快要融化了的春天。
金色的幻影融化了坚冰，
于是语言随着溪流涌出。

世界如闹市喧嚷不堪
我缩在沉默后面，用断裂
的歌词和语言，拼凑广博到
难以承受的世界，空空。

无数双明亮的眼睛里，我没有找到你
蒲公英在我的心里提心吊胆地收起
我只能把意象和概念挤进笔记
不知为何，每一个句子都指向你。

请告诉我吧？我从未知晓的事情，
山火，季风，沙尘，地震，暴雪
你未曾吐出的词语都落在我胸口
我好想说，我需要你，我想要你。

充斥着我半身的海水溶解了梦境
晃来晃去，一起呼唤你的名字

组诗三首与无法消解的梦

第一首：廷巴克图

我想，我曾经见过你，在廷巴克图。
月色之下，我用一包盐，换了你的珍珠。
在这黄金比黄沙还要多的大都，
你比星夜还要澄澈的眼，凝望着我，
爱人呐，凝望着远方的古国。

在第二个月夜里，我们相爱——
廷巴克图如盐的月色里，失了悲哀。
拜占庭地毯上浊黄的灯光，迷离的眼。
可我已经遗失了你的泪水，在诀别之前，
千年黄沙颠簸之后，我是否还能将其梦见？
第三个月夜里，我看你粉碎于文明之后。
爱人，我在茫然的世纪里不断拼凑，
在月光下，在日辉里，在银沙上，
我一直守望，一直陪伴，直到你再次呼唤：
直到你睁开双眼，在新生中泪光流转。

廷巴克图已经死了！在远方啊，在远方！
如同一切曾经辉煌的名字般被彻底遗忘。
廷巴克图没有盐，只剩下了如盐的月光；
廷巴克图没有黄金，只有记忆还在流浪。

第二首：梦

我梦见雨停了
操场的硅胶地面上积满了水
运动的星辰闪闪发光
蛛丝一样的光下垂
她提着红色的水桶，穿着雨鞋
走出教学楼，踩在水潭里，露出小腿
洁白得像大理石一样，篡夺了暮色
风凉飕飕的，云在燃烧着
她回过头来笑了
操场的广播响起，一首缓慢的歌
缠绕我的身体，闷出了一身汗水
“如果能一直这样走下去就好了”
她说，而我只能沉默

第三首：地图

曲尺横行，墨线分割
十里角峰，一寸长河
经纬线中冲出雪山，冲出灯光
冲出极夜，淹没了大洲

我的名字是你写在土壤上的新芽
是破碎的枯叶，是小舟的歌号
晨光摇曳之前，我将一直期待
期待春天降临，期待江河苏醒

那虚张声势的季风，你是否可以
让它不要到来，不要将灰尘
还给焦禾，还给我——
但你或许可以将它送给古国

我的身躯属于火山口，
而那枯燥的白，那贫瘠的棕，另归他人
我的生命和包容它的土地
你什么时候来，都年丰岁稔

教育

重叠交织的琴声，尖叫的响铃
巴甫洛夫的数不清的垂涎的狗
簇拥着，屈辱着，寻觅着，空房间

墙上的斑点显出迷信的图形
剑与戒尺，暴君与牧羊人，法律与规矩
防腐剂被灌入金属罐头里，这里
原来就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科学精神死在独断论的课本里
“文科综合”四个字听起来像是小品
嘿朋友你听说过知识意味着什么吗？
哦，在海洋上建起了红砖墙，了不起。

火焰炙烤下的困兽与圆形监狱
这就是我们时代教育的图景
985211，打给炼狱的电话号码
在那里可以给你优先安排
刽子手和奴隶的宝贵职位

夏天

走不出的无尽的迷宫
揉皱的信封，泛黄的报纸
石头做的房子，湛蓝的天空
连街道也像是潮湿发烫的梦
世界沉闷无声，世界朦朦胧胧

昏黄的窗户，晃来晃去的夕阳
愧疚和汗水黏在我的皮肤上
像铁丝网黏在鼓动的空气上
无数次想要笑着歌唱着跨过
对面那条幼小的软弱的河

无数次地，想要替那些
困在黑框里的名字去死
可是如今，和这可笑的愿望一起
烦闷、无奈、抗拒和漫长的夏季
都依然年复一年地继续

之后

关上门，把谩骂与指责挡在外面
在这里，躺在枯死巨人的眼窝里
在这里发芽、生长、结果、腐烂
在这里做我们应该在平原上做的事情

人类灭绝之后我们被酸雨追杀
在一个夜里弹吉他，凑在一起用
一支烟点起另一支烟，呛人的夜
王朝倾覆文明消失，可我说
此刻不应提起这些无关的小事

我张开嘴，心里的花伸出喉咙
心满意足地躺倒在烂泥之中
这就是我，你所熟识的我
在疯人院变成废墟之后才
逃到无人问津的世界里的我啊

九月的风寂寞地飘过，寂寞地
回荡在夏天与秋天之间
我们开始脱下衣服，月亮很圆
糜烂在上个世纪的每个夜晚

但今夜我第一次张开人类的双眼

蜗居

这一切都是一个被挤进旧房间的梦
在这里肢体被泡发，变成水培植物
根系接触到 2023 年的边界——
也许它没有边界，这只是梦中梦的入口

呆立在这里，意识混乱，语无伦次
唯一可感的是隔着营养液的阳光和
它所栖居的黄昏与黎明，轮番上演

停下，停下，你难道没看到那生命已经
无法承载时间与空间的巨轮碾压了吗？
蜗居在风化潮湿的洞穴里，那世界
不过是一个倒映（钢铁）森林的窗口

仿佛罐子里的生命还有根系
停下，停下，它用毛茸茸的心脏
发出微不可察的声音。

蜂蜜柠檬水

冰箱里冷冻着蜂蜜柠檬水
夏日炎热，蝉声喧嚣
我们的房间里拉上了窗帘

无光，寂静，空调嗡嗡作响
凌乱地躺在地板上，汗水流淌
我抬头看见你昏昏欲睡的脸庞

尝尝这一杯蜂蜜柠檬水吧
记住它凉爽甜腻的味道
记住荒漠一样的夏天
记住附在你皮肤上的我炙热的手掌

记住我们欲哭无泪的丑态
记住我们紧紧拥抱的躯体
记住无边无际的孤独，亲爱的
记住我在你耳边哭泣着的耳语
“一切都在燃烧”

2024.4.23

冰蚀谷

如何坎坷地像是冰川上粗粝的沉积物
被从山脉斑驳的皮肤上剥落
那令地壳颤抖的痛苦

滴答，滴答，冰雪融化的声音
新世纪不会解放你如解放一只白鸽
你将成为石头河上用血肉前行的
连痛苦也无法呼喊出声的船只

穿过那谷底，穿过你的身体，像
针穿过针眼，链接黎明与昨日
咔嚓，指针在你身体里碎掉
混沌的世纪里唯一的钟也坏掉了

2024.4.12

生长

哦，哦，哦，一切都在生长
我十年前吞下的接骨木种子
早已生根发芽，鲜红色的
曲折的枝干，切开我，切断我。
在我喉间留下酸涩的红色汁液

你说，你说，它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带入天空之上暗藏的棺椁后
还能再探入哪里？
在时间的尽头，尽头的尽头
到底是什么在等着我？

停下来吧你命运飞奔的枝桠！
我的手指被你绞得血肉模糊
停下来吧，我混乱的大脑已经
无法接纳飞速生长的一切——
早点到来吧，那命定的毁灭
早点让我在你怀里安眠

2024.5.2

今夜是风暴之夜

今夜是风暴之夜，死神，雷电，焦枯的枝条
它们都像鱼群簇拥着光一样包围着我们
摇晃的灯火下请我们都不要陷入睡眠沉闷
睁开眼睛，听任暴君无能的怒吼，只是听任——
我听见马车飞驰，断头铡落下，石器被打出火花
你看见游离的斑点，竖琴的影子，与锈蚀的天平。
面对那些过去所有的声音我都要遵从吗？
面对那些过去所有的光暗你都要屈服吗？
我们正信奉的神，让最虔诚的教徒放弃上帝
让最骄傲的皇帝失去尊严，让行星围绕太阳旋转。
我亲爱的，请你不要因为害怕坠落，就否定
那已让我粉身碎骨的重力，这从不是一种选择——
如果你想要在这风暴驾临的夜晚成为人类。

海水的咸腥，冰雪的彻骨，晦暗的过去与未来
还有那轰鸣着赶来的命运列车上的刑场。
呛入的苦卤，绽开的伤口，无法抑制的悲怆
哭喊吧，把你的针线给我，把你的痛苦给我
让那滚烫的泪水缠绕我们，绞死我们，永不分离。
在这风暴降临的夜晚，倘若谁因为呼唤而回头
就要永远消失在冥府之中，成为燃烧的希夷。
哪怕皮肤干裂，眼球融化，细小的火焰在血管里
穿梭不停，我也会先你一步受难，所以请不要回看。

和我离开吧，走出追逐着你的不安与恐慌，和我走吧。
把世界抛诸脑后，大口呼吸着太古送来的烈风。
在这被暴风雨吞没了月光的晚上，让神为你洗礼，
用口红在苍白的肋骨突出的胸前写下鲜红的“人类”。

灵与智的统合在神光中降临在你身上，重新诞生。
犹如用烙铁斩下腐烂的血肉一般，从世界混乱的
概念里，重新雕琢出鲜明的你自己吧，分娩自己——
在这风暴之夜，我们已吞下了每一寸雷光，回击了
独裁者的每一句诘难，又理解了每一片庄严的森林。
在这风暴之夜，我们赢得新生。

小说

伟业

锋利的长刀在断肢上跳舞，精准地削下表皮，丢在垃圾桶里，等着野狗来争夺。这把刀是师父给我的礼物，它象征着我已经是他那个阶级的接班人，是被认可的预备役厨师长。我做厨师学徒已经十二年了，一般情况下我只负责这样的工作——把切好的肉做成刺身或者其他菜肴，而不从事屠宰工作。

好吧，我并没有在为自己开脱，即使我很少亲手杀死一个人，我也是这场屠杀中手染鲜血的从犯。我是有罪的。更何况我也并非从未杀过人，谁能真正在群体犯罪里置身事外呢？我们只能骗自己这不是罪孽，以此逃避良心的斥责，可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痛苦，只能疑惑。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自从我在养殖场中被师父揪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屠夫或者原料，生存或是死亡，阴暗的、鲜血淋漓的后厨还是光鲜亮丽的大厅里漂亮的银盘，我们从来没有第三条路。

或许我已经足够幸运了，难以想象像卡帕和伊塔那样负责屠宰工作的学徒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工作的。举起尖刀是那么容易，可是将它送入同类的脖颈间又是多么难啊。我不幸承担过四次这样的工作，事实上每一个学徒都至少要亲手杀一两次人，当尖叫声响起，温热的血液溅出，连同血块一起沾上脸颊，而那只原料正在痛苦地嘶吼挣扎，你不得不用尽全力把卡在他脊椎骨中的钝刀扯出来，再一次砍下的时候，或许人性就被扭曲和浇灭了。更别提宰杀过程中，被恐惧占领的

原料们不由自主地泻出的排泄物了，腥臭的血肉和恶心的秽物到处飞溅，粘在鞋底，粘在衣衫上，粘在皮肤上。麻木的精神随之被强行按入我们的大脑，“成人礼”结束后，学徒就正式成为对师父言听计从的奴隶。

有时恍然之间，我也会忘记，其实我们、原料和前厅里坐着的尊贵的客人们，其实长着一样的五官，说着一样的语言。客人们他们自己知道吗？

也许是为了抵抗麻木，也许是为了抵抗清醒，也许只是单纯地想片刻逃离这样的屠宰场，我每天夜里下班过后都会去外面散散步。令人惊奇的是师父居然默许了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我们还是不能迈入流光溢彩的城市之中，只能在荒野上听听风声。

其实师父对我已经很好了，默许陶姐姐教我识字，也偶尔会给我发点好吃的。

说到陶姐姐，她已经死掉了。我十五岁那年被师父选为学徒，陶姐姐比我大四岁，也比我早四年成为学徒。听说她曾经性格开朗，但后来就变得沉静内敛了。我们一直觉得陶姐姐来自不同的地方，她熟读诗书，会写字，还会唱好听的歌，声音柔柔的，像夏天里的一杯冰牛奶。

陶姐姐是服务员，自然也没有我们这些后厨学徒身上这么大的腥味，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仿佛在告诉我们：她本不属于这个群体。我在她身边学了六年认字和写字，但在我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陶姐姐被砍死了。她的四肢被几个陌生人抓住，师父亲手“宰杀”了她。她死前一直不断地挣扎、尖叫，乞求师父放过她。我没想到那样漂亮温柔的人死的时候也会如此狼狈。我手里握着厨师学徒特有的精细长刀，在后厨走廊里站着，透过门窗看着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巨大的不

真实感驱散了脑子里所有东西，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陶姐姐被砍成血块，师父的侧脸、姐姐破破烂烂的身体和双腿间流下的温热的液体成为我之后日日夜夜的梦魇。原来学徒也是会被宰杀的吗？

我在那里站了不知道有多久，处理完原料后，师父转过身来，他高大的身躯向我走来，直到我完全被他的阴影所覆盖。他还沾着姐姐鲜血的手搭在我肩上，说：你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准备餐食？

我忍住了没有躬身吐出来，机械地点了点头，走向案板，那明亮而惨白的灯光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十字的光辉几乎要将我淹没。这时我听见师父在身后说：要听话啊。

夜里师父分给我一块细嫩多汁的肉，滋味绝妙，说是生日礼物。随后在白炽灯下这个高大冷漠的男人第一次放低声音对我说：陶留下的东西，丢掉。

我一惊，仍装作淡定的模样，颤抖着咀嚼着口腔中鲜美的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仿佛在嚼一块塑料。我已经忘记了应该说什么，又突然想到自己应该询问原因却什么也说不出。我的牙齿在打战，骨子里有止不住的瘙痒和施暴欲望，我想站起来，拿起刀 狠狠地捅进师父的眼睛，不理睬他凄惨的呼喊——如果他有的话，我猜没有

——活生生砍死他。但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极度紧张中点了点头，

连一声“好”也没能说出来。

但师父似乎很满意，也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晚饭结束后，我在沉默中走到厨房后门门口，静静地看着太阳坠入荒原，风偶尔掠过，摇动着平原上贫瘠的草木。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了，我蹲在门前，泪水一滴滴滑落在黄黑色的土地上，不久之后，下雨了，像细丝一样覆盖了我的眼泪。

伊塔站在我身后，她和师父一样沉默寡言，却心地善良，多愁善感，她没有说话，但随风飘动的衣角划过我的手臂，昭示着她的存在。她说：卡帕舍不得告诉你，但我们不得不说，克莱，你吃掉了陶的乳房.....

我很抱歉，但是师父让我们在晚餐结束后告诉你.....我很抱歉.....

雷声响起，仿佛直直刺入了我的大脑。我下意识站起身来，双腿像是被碾碎了一般剧烈作痛。我感到陶的乳房在我的肠胃里燃烧，一直烧到食管，蒸汽灼烂口腔，自鼻腔中喷出。我从床下抽出陶送我的那一本《坎特伯雷故事集》，疯狂地跑出后门。雨飘进我的口鼻，飘进我的心脏，飘进我的骨血里，一寸寸冰封了陶。我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没有其他原因，单纯是因为我累了，跑不动了，这里正好有一棵树罢了。

我感到一阵恶心，呕着喉咙吐了出来，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看清，只是感到一股暖流夹杂着部分没有消化完全的固体从食道里涌出来，口腔里还残留着苦涩与刺激的味道，像一碗馊了许久的粥。我的全部消化道都仿佛在剧烈燃烧。

吐完之后，我又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又一次精疲力尽，便倒在地上。我用手指头抠呀抠，终于抠出来一个小洞，把书放在里面，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陶姐姐曾经说过，我们要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可她一定是做了什么才会死的，并且她早就知道这么做会死了.....

我闭上眼睛，不再思考这些事情，只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中盘旋，犹如秃鹫在预备役尸体上盘旋一样：我们为什么非得活着呢？

我闭上了眼睛，感到热量迅速地流失，我好像随着滴下来的雨珠一样渗入了大地，渗入了母亲的怀抱，我睡着了。

我睡得很好，做了个很长的梦。梦里缠绕着我的困惑与痛苦已经彻底消失，我变成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变成了英俊年轻的国王。我享有一切世人追逐的东西：名誉、权力、金钱，以及那一份醉人的“特殊感”——是的，我不再是一个谁都可以侵犯和侮辱的学徒，而是承载着所有人爱戴的君王。

我把陶送给我的文字拼凑在一起，铸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说实话，我并不能理解这是“童话”“小说”还是“历史”，历史在我眼里也同样不过是故事罢了，谁能完全知道某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呢？

但是历史应该不是一个人的梦，至少也是很多人的梦，是有落点的河流，不是随着意识曲折蜿蜒的小溪。

我是泛舟于小溪之上的旅客，可以随意改变舟的方向。于是很自然地，我从王子开始做起，带着我细长锋利的银剑（它是如此漂亮，是王位的象征，是统治的标志），征服了黄昏，征服了海洋，征服了月亮。

人民为我欢呼，骑士们跪在我的身下，但我仍觉得缺少了什么，正当我还在琢磨的时候，我醒来了。

硬床板，破风衣，染血的砍骨刀，肮脏腥臭的厨房——我又回来了。

我揉了揉干涩作痛的眼睛，感到有些恍惚，踉踉跄跄地晃到案板旁边，我的一碗泡饭和几颗咸菜就躺在旁边，这是我的早餐。

我突然感到非常愤怒，昨天陶才死去，昨夜我才成为王子，今天早上就要吃这样的早饭！然而不吃饭就会饿肚子，我只好装作这是世界上最美味贵重的佳肴，像王子一般开始吃起来。

然而我实在错估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显然已经很难接受做一个地位卑微，整日在糟糕环境里切肉做菜的厨师学徒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做这种活计的时候，凭什么我就非得这样不可？

所以，当想象和幻梦开始篡改我的视听的时候，我并没有反抗，只是想着：如果能让自己更好受一些，又不伤害别人，这样也没什么关系吧？

于是厨师学徒手中舞蹈的刀具变成刺入恶龙脖颈的利剑，身上破旧的脏风衣变成王子华贵干净的礼服，而盘中发馊腐臭的边角料也变成了宫廷夜宴里压轴的珍馐美饌。

然而我还是不得不面对客人们的威胁、师父的冷脸和其他高位侍者的颐指气使，这让我憋屈而又难过，只好期盼着早点下班，我好去原野上逛，让想象完全吞没我。

等待比我预想中的要长，夜色降临之后我还忙碌了三到四个小时，准备贵客们的夜宵。直到黑漆漆的天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光亮，风也开始在原野上狂奔的时候，师父才大声喊道：下班了！回去吧！

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因为如释重负还是精疲力尽，缓缓走到厨房后门，迎面的风吹起我破碎的衣角，吹散我油腻腻的、沾满了秽物的头发。我眨了眨眼，鲜花就泼在原野之上，我的头发洗清了污浊，变成了原来的暗红色，而我的衣服自然也焕然一新。

我在花原上纵情奔跑，满地都是蓝色的满天星，肆意开放，无人打扰，阳光在鲜花中跳舞，我情不自禁地开始跳跃舞蹈。

可我猛地一转身，却看见一块巨大的石头突兀地横在鲜花中，顿时四周鲜艳的景色黯淡下来，重新回到无边无际荒凉的夜色里。

石头上面刻着一行字：

τ 201.4.7-229.7.26 怀着自由与恐惧

我没看懂这行字的意思。但这行字本身却仿佛梦魇一样挤进我的大脑，喷洒着恐惧与悲伤，仅仅是这些纵横交错的笔画就已将我按入深海，无论怎样挣扎也喘不过气来。

陶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脑中，她唇齿轻启，念出自己的名字：陶。这个圆润的音节像一个泡泡糖一样从她的口中吐出来，飘到我心头，砰地一声爆炸，包裹住了那颗一半疯癫一半腐烂的心。

那让我的胸腔微微发热，从未有过的慌乱和紧张挤满了大脑，然而这种慌张里潜藏着一种不算很差的感受，像一朵小小的蒲公英盛开在心头，而它细小的绒毛不断晃动、挠来挠去一样。

我想起看过的书，又看了一眼面前的石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陶，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像是坠入爱河了一样。

我唤来执勤的骑士，问他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咧嘴一笑，说：殿下，您恋爱了！

这真是一种新奇的感觉，我不知为何也笑了，大拇指摩挲着剑柄顶端的宝石，过了一会儿才微笑着对骑士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心中突然跳出两个字：若兰，他应该叫若兰，希望他是我像兰花一样忠贞不渝、高洁坚韧的侍从骑士。

于是骑士又露出了大大的微笑，行礼后说：殿下，某人的名字是若兰。

春日的阳光透过宫殿的天井，直直映照在庭院的花簇上，我仿佛听见了某人在远处歌唱。光芒中，有淡淡的尘灰在流动。

这真是奇怪，我竟爱上一个死人，一个在我面前死去的人，一个我从未动心过的人，直到她死后我才爱上她。我到底爱她什么呢？名字、性格、容貌还是嗓音？可她的所有都早已死去，还是说我爱的其实是在我脑中的投影？我不想再去细想，也许爱情就是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受这种罪。这是我一个人的国，我是享有一切之人，却绝非承受一切之人。

于是陶的声音如我所愿地在身后响起——如今她有了名为“王妃”的新名字——她说：殿下，我听见你的心在呼唤我。

是的，一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心就开始唱歌了。我把炽热的话语咽下喉咙，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皮肤上如火蛇般蔓延的刺痛感。

我转过头去，笑着说：是的，我等你很久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心脏里蜜糖般的触感还未能完全褪去。我觉得腰酸背痛，可能是因为我蜷缩着身子，在石块前睡了一夜。太阳还没来得及放出曙光，我现在赶回去不会迟到。于是我快步疾驰，清晨的风吹拂着我的风衣，远方露出一丝细微的红光如此诱人，气温也正好，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自由、如此舒爽过，这才是活着吧，这就是活着吧！

这就是陶所不舍得放弃的“生命”啊。

再次看到地平线尽头的那栋大大的黑色建筑时，我的心也沉了半截。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地狱，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活着，到那时，到那时，我就不必在幻想里得到幸福。

我轻轻推开那扇满是铁锈和血块的门，它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声。坐在桌前凳子上小憩的师父闻声微微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让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他什么也没有说，这反而让我更为恐慌了。我慢慢走向自己的床位，却听见他叹息一声，我不敢止步，也不敢回头。

我就这样上了床，看着晨光逐渐明亮起来。不久后师父就敲着桌子让大家起床工作，我也直起身子来，在侍女的侍奉下洗漱更衣。

吃早饭的时候，我正闭目享受着奶油浓汤，抬头却看见师父正站在我的对面，脸色阴沉。他没有说任何话，直接一巴掌呼上来，拍在我的脸上，破空声灌进我的耳朵。

我还没来得及说任何话，就听见铁质品敲击陶瓷的声音，脸部火辣辣的疼痛和眼前冒着的金星都在告诉我这场殴打并非幻象。

下一秒，后脑勺传来巨大的抓力，让我的脸直直坠入面前的粥里，随后我的头发又被抓起，疼痛促使我必须抬头，我微睁着眼睛，鼻孔里不停流出粥液，嘴里没吞下去的食物一下子喷了出来。

我想此时此刻的我一定非常丑陋，我张开嘴想问为什么，却又没有说出口——师父惩戒我们是不需要理由的。

他把我摔在地上，我的五脏六腑都被震得生疼。疼痛碾碎了我大脑思考的余地，只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冲击着喉管与心脏。

眼前一片模糊，白炽灯管的光被散射成十字架的模样，我在恍然中回到了鲜花盛开的宫殿，英俊高洁的王子正凝视着门上的十字架。

我低下头来，被挫败感和羞愧包围，我是一个谁都可以肆意殴打的、只能在幻象里得到安宁的奴隶胆小鬼。

我慢慢蹲下来，蜷缩在夏日的阴影里，四周的温度越来越高，流动的空气里似乎有什么正在汇集。蝉鸣的声音、脑中嗡嗡回响的鸣声都让我烦躁异常，我起身准备逃跑，却正好迎上来给我送水果的王妃。

她的笑容点燃了我的愧疚，我看着她满怀希望的眼睛，张口欲言却什么也说不出——我总是这样，怯懦到甚至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连最爱的人也不能信任。

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没有被耐心对待，没有被好好照顾过，难道是我的错吗？是的，我对我自己说，是的，谁让你如此卑贱，谁让你人格扭曲呢？

王妃似乎察觉了我的难过，我仿佛听见了她脑中指针转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像雨滴坠地的声音一样，一点一点滴入了我的焦虑中，却没有激起浪花。

她轻轻地问：殿下，您遇到不快的事情了吗？

我点了点头，说：我遇到了不可战胜的敌人，比恶龙还要可怕，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我，粉碎我，我在他面前……根本无计可施。

王妃把手中的银盘放在身侧的走廊座椅上，她的双手绕过我的脸颊，身体靠上来抱住了我。她的身体如此柔软而温暖，让我忍不住也抱住了她。

她贴在我耳边说：没关系的。没有人能一直胜利，殿下您已经足够优秀了。

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胜利过，我的所有荣耀都是我杜撰的，可我能这么说吗？不是英雄的我，毫不伟大的我，还值得别人如此爱护吗？连她的爱都是我虚伪扭曲的幻想啊。

我把脸埋在她的发间，说：我从未胜利，我是个弱小、丑陋的胆小鬼，王妃，即使如此，你也愿意爱我吗？那样的话，你就会赐我伟大和光荣。

她笑了，身体弓起来，在我的怀里颤抖，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爱您是我的使命，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您是谁。

我问：我可以一直藏在你身边吗？

她说：可以，我会一直在。

我问：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

她说：只要你觉得疲倦、难过、伤心，随时都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跑到无人打扰的宫殿里去睡觉。

我眼眶湿润，脸颊重新燃烧，却和之前的任何一次感觉都不同，一股纯粹的温暖流经我的四肢百骸，重新给予我力量。

因为有了退路，我才能勇敢地面对一切生活，我才能不去寻找退路。

我该怎样回报你的爱，亲爱的陶，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问题。

师父拍了拍我的脸，让我收拾好东西去工作，我无法拒绝，只好擦干干净脸上杂七杂八的秽物，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向自己的工作台前。然而我却不可抑制地神情恍惚，胡思乱想，手中的工作做得粗糙而失败，甚至不小心割破了自己的手，血溅到案板上，和食材的血肉融为一体。

我眼前不由自主地再次浮现出王妃的身影，她漂亮的眼睛里惊讶的情绪浮动，俯下身来含住了我的指尖。

火又开始燃烧了，我脸颊滚烫，闭上眼睛驱逐了幻想。然而我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我闭上眼睛就被困意包裹，睁开眼睛又被幻象挟持，我的心像野火一样不断燃烧，滚烫，蔓延在毛细血管的草原上。

颤抖的双手无法完成精巧的佳肴，因此再次招来了师父的殴打。然而我竟然没有什么反应了——心里只想着，即使他今天把我打死，又如何呢？我已经不想在乎这些事情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嘴上的血已经干涸，疼痛麻木成了倦怠，师父终于停下来，和我说：你不知道那把刀意味着什么吗？我有意让你接替我当上大厨，你是我最宠爱的学生——而你现在在做什么？你也想像陶一样成为客人们最心驰神往的菜肴吗？

别提她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如果我再说出让他不高兴的话来，他就会举起长刀，砸到我脸上。

恐惧还是压住了我，如果我死去了，我的世界要怎么办？若兰会失去君主，王妃会失去爱人，花园里的花会失去一位欣赏者。

我挣扎着开口，说：我错了，全听您的。

如何辩解都没有用，对于这样一位暴君来说，只有绝对的服从才能让他稍微舒坦一些。果不其然，他没再说什么，甚至没有询问原因，只要我听他的话，只要我全心全意地服从，他就不会在意其他任何事情。

他离开了，把手中那把象征着我未来主厨地位的刀丢在地上，我爬过去把刀握在手里，感到有些累，就坐在地板上，低着头打盹，偶尔乱想一些事情。想我今后该怎么办，想幻象对我而言到底算什么，想到后来烦得要死，干脆就两腿一伸，睡过去了。

我在黄昏笼罩时睁开眼，手里握着的变成了那漂亮的银剑，困意还没有完全褪去，夕阳流入金色的窗户里，把卧室也照得金光灿灿。我满心满眼爱着的人靠在我身边，光透过她的身体，让她显得美好脆弱而遥不可及。为了紧紧抓住这若隐若现的幻影，又不至于把她吓跑，我只好放下手中握着的银剑，放松地靠在她身旁。

突然，球状闪电在我的脑中炸开，里面蹦出来一个问句：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离开我呢？

我为什么事到如今还没能下定决心让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呢？她依然只是我幻想里一个任我摆布的人偶，我的爱难道就这样鄙陋而自私吗？

我又重新握起了那把漂亮的银剑，王位的象征，如果我把这把剑送给王妃，她是否就能成为我的君主，是否就能得到自己的自由？

爱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的成就？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把剑的重量远超幻想所能达到的上限，它或许就是那把长刀，那把注定了我命运的长刀。

夜里，和王妃约会的时候，我看着星星，实在搞不明白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了。我为什么会有如此真实的梦境，这是诅咒还是祝福，又是谁赠予我的？

可是无论如何，蹚过河流是一定是我自己的这颗心脏，我能感觉到它现在正在积极地泵动，告诉我剑与刀仍旧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在河岸边停下，晚风扫过草甸，我开口了：陶，我希望你收下我的剑。

在她开口之前，我接着说：不收下也没关系，那它就会被丢入河中，带去远方，被哪位幸运儿捡到——或是不幸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再也不需要它了。但是我仍旧希望你拿下这把剑，它会给你自由，给你权力，给你离开我仍然能荣耀加身的保障。

我可以猜到她此时一定喉头一动，犹豫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殿下？

我笑了，感到放松的愉悦蔓延开来，我举起银剑，它反射着星光，漂亮异常。我说：因为银剑是王冠的伴侣。我不需要王冠，我只想要这样轻松地活着，享受和你度过的每一天，完成属于我自己的使命，不愧对于任何人。我只想当一个善良的、正直的、勇敢的人，在这样美好得过分伟大的世界里维持自己小小的幸福。虚荣和骄傲是酒精，是毒品，刺激我的神经却会最终让我堕落和麻木。我再也不需要所谓的特殊性了，我自由而快乐，再不需要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

我没有再听到她的声音，只看见河流仍然在一刻不停地流向远方，远方教堂的钟声响起，我在心中默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她开口了，问我：那你要怎么完成屠龙的旅途？

我说：脚踏实地，赤手空拳。只要不困在牢笼里，只要逃出那黑暗而不自由的世界，即使死在路上，那又如何呢？当然啦，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我觉得你话里有话。我听见她说，但很快她就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不会逼问你的。你让我收下，我就会收下。

那就好。我如释重负，转过头去对她微笑，说：把它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越远越好。

我没有等她回话，自顾自地又蹦又跳，一路小跑在夜风温暖中，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出发的准备。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春光正好，鸟语花香，我带上了一些食物就告别了王后与骑士们，踏上了远征的道路。

推开厨房后门，外面夜色还十分深沉，我回头望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师傅和朋友们，撒开腿就跑，一直到双腿抽筋，肺部抽痛，喉咙间溢出铁锈的味道为止。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似乎全身上下的液体与气体也被更新了一遍。我走啊走，当天尽头泛出第一缕曙光的时候，回头已经看不见那栋黑色的建筑了。我心情大好，一直压在心头的黑云已经烟消云散。

王子在远征的过程中经过了夜雨里翻涌的海洋，黑暗搅动着大洋，激起白色的浪花，在灯塔温暖的光中变成了起伏的小山。码头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响起来，伴着水手带着酒气的船歌，混进腥涩的海风里挤向我的面颊。负责接待我的船长黑色的胡子里也有餐盘留下的浪花。

我乘着颠簸摇晃的大船一路游到了大洋彼岸，那摇晃的淡黄色灯火下，船长说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他说起一个翻山越岭去寻找生命的孤儿，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最后就是在码头的灯光下发现了生命是不需要去寻找的。

他嘿嘿嘿地笑，说：如果要去寻找生命的话，那不就证明已经找不到了吗！

我严重怀疑这个故事是给那个他有一定股份的码头镀金的材料之一。

他又说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有追求爱情的公爵、穷困潦倒的诗人、寻找生身父亲的学生和追随君主的高洁骑士，这些故事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俗套，二是都在这座码头上结束。

故事正如黑水上的浪花被灯塔照亮，我想码头也许不仅连接大洋，也连接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世界，无数条时间线在这里突出了一个线头，化身成高高的灯塔。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另一片大陆的码头上，回头看去，风雨已经停止了，海洋像一块蓝色的染色大理石台面。

我准备和船长告别，回头却发现船上早已空无一人，来核验货物的码头工人在我身前愣愣地站着，不久后说：您一个人穿越了风暴海？我的天哪，您是我们这里最英勇智慧的船长！

我连忙摆手准备解释，他却立马转身跑走，嘴里还喊着：新船长一个人穿越了风暴海！一个人！只有一艘七百吨的船！

船上安静得吓人，他的喊声在座位间回荡，船长呢？那些船员呢？这都是个梦吗？那我是怎么过来的？

很快船下就聚集起一群看热闹的工人和水手，大声喊着漆在船身的船名，那个码头工人又一次爬上船，满脸堆满了汗水和热切的微笑，问我：您的名字是？

我突然想笑，于是就笑了，我又着腰大声说：我叫克莱！叫我克莱船长！没错，我就是那个征服了海浪的英雄！

我在众人和酒气的簇拥中走进了码头里的酒吧里，一个浑身酒精味道和汗臭味的大哥搂住我，大喊：三杯啤酒！我请客！

酒吧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欢笑，热烈的氛围让我也有些飘飘然了，我的心活跃起来，于是我也大声喊：羊排！我是英雄！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纷纷说：让我们的英雄饱餐一顿吧！呜呼！

我和巴尔曼打赌说肯定有人能做到.....

哈哈，英雄总会出现的.....

今天就当狂欢节提前了吧.....

老板，这么好的日子，打折一下呗.....

闷热的空气和话语都涌入我的大脑，我一时忘记了如何思考，仿佛大脑也融化在了头骨里。突然间一切安静了，我不满地喷出一口酒气，打了个万里长城般的嗝。一个粗犷的男人走进来，穿着华丽的衣裳，眼神锐利，面色不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就是码头管事的。

男人开口对我说：克莱船长，我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我不太愿意，但又觉得他可能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比如恶龙到底在哪，要怎么样打败它这样的重要情报，便起身不情不愿地说了一声好。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转头对酒吧柜台说：金汤力两杯，一瓶姜汁金酒，让老汤姆记得加冰，送到包厢。

他领着我到了楼上，又是昏黄的灯光和木质地板。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里，他坐在红木靠椅上，不久后就有侍者敲门送酒。他礼貌地开门说了声谢谢，接过托盘，将酒一瓶一瓶地放在桌上。

他笑着说：说说你的故事？哦，先来一瓶吧，我敬你。

我尝了一口金汤力，味道比啤酒舒适得多，于是就大口大口地喝下了，碳酸气泡在我喉咙间咕嘟咕嘟，嘴巴里也留下了气泡悦动的触感。

故事要从哪里开始说呢？好像从哪里开始都不太适合，我思考着要怎么开口，下一秒强烈的困意却涌上心头。

我打了个嗝，说：我困了，我要睡觉。

他点了点头，说：好，我待会儿去给你订个房间，你睡吧。

眼皮子沉重得不可思议，我两眼一闭，马上就躺倒在椅子上，这时我迷迷糊糊地听见男人说：.....成了.....主厨那边开什么价.....说实话.....这很了不起.....

再次醒来的时候，又是刺眼苍白的光，我大脑里的剧痛尚未散去，头发就已被人拽起，师傅狰狞的面目出现在面前。

我是在做梦吗？

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怒吼道：我对你还不好吗？我早就已经决定你做我的继承人了！你马上就要当主厨了，你为什么要逃跑！

即使我的大脑依然浑浊不堪，我也挣扎着吐出了几个字：因为.....这样不.....不对.....

他立马给了我一巴掌，椅子失去平衡，我也一下子倒在地上，被束缚的肢体冲击地面，震荡传遍了身体，我几乎要咳出血来。

那你说什么是对的！蠢货！蠢货！我要杀了你！他吼道，一脚踩在我头上。

恐惧包裹了我，我什么也不顾，立马大声喊道：师傅，师傅，我错了，我不该这么做，我错了！

他似乎是被气笑了，低声说：现在知道求饶了？你的傲劲儿呢？贪生怕死的东西。

我流泪了，我确实怕死，最怕死在你手里。我含着泪哽咽着说：师傅，我错了，我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师傅，师傅，救救我.....救救我.....

踩在我头上的那只脚抖了一下，随后收了回去，师傅割开了我手上的绳索，颤抖着说：.....我就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克莱，克莱，你太聪明了，你不应该这么聪明的.....没事，师傅马上就联系医院.....你不会有事的，别害怕.....我就知道你得病了.....

他把刀丢在地上，摸着我的头发，目光里充满着怜悯与后悔。

恶龙喷着火焰，吐息灼烧着我的面颊。我颤抖着摸起地上掉落的长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恶龙的胸口，恶龙大叫着后退，口中怒骂着我的背叛与狠心。然而我已经无法解读这些话语了，我感到暴风雪在身旁吹起，我听不见其他任何的声音，连恶龙的轮廓也在苍白中模糊了。我害怕它就此逃跑，于是冲上去，疯狂地捅它庞大的身躯。不知捅了多少刀，遍地都是血与飞溅的肉渣，恶龙终于咽了气——我的使命结束了。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全身无力，几乎跌倒在地上，但我强撑着脱力的身体，站在恶龙的洞窟里。

我该回去了，我该回去加冕，成为真正的完美的王，和王后永远生活在一起，我们幸福的国度永不倾覆。

可我为什么看见恶龙的尸体和一个人的身影重合呢？这恶龙以前一定是一个暴君，无论如何，他值得一次惨烈的死亡。

我听见尖叫声，是人民惊异于我的伟业，他们奔走相告，拉起我的手准备将我送回首都。他们传唱着我的名字，伊塔和卡帕在人群中对着我微笑，我也对着他们微笑，我想，回到首都后我一定会让他们做我的首席骑士，我最好的朋友。

我看见大法官宣告着我的丰功伟绩，大声宣布我应当在首都得到一场盛大的加冕——因为我杀死了那条恶龙。

浩浩荡荡的队伍护送着我回到了首都，王后微笑着在城门等待着我。我小跑着过去拥抱她，我们双手紧牵，再不分开。

我们迈上首都洁白的大理石台阶，台阶尽头是光辉灿烂的王座，我和王后的王座。

每迈上一步台阶，就有一阵新的欢呼声响起，每个人的快乐终于成为了我们的快乐，在这伟大的共同体内，没有人不幸福，没有人不自由。

若兰跪在最高的台阶右侧，嘴角上扬，手中紧握着他的圣剑。教皇站在另一侧，同样面带微笑，准备将神的祝福加诸我身。

教堂的钟声响起，彩窗里英雄的造像在阳光下被投在台阶上，我们在一个个史诗里穿梭，换上不同的衣服，在不同的时代里牵手前行。

踏上最后一阶台阶后，我们转过身，坐在王座上，教皇漫步走到我们面前，为我们二人戴上世俗与神界的冠冕——

可是我为什么看到子弹飞来呢？

巨大的恐惧扼住了我的咽喉，挤出了一声尖叫，王后、教皇与若兰都被吓到了，我缩在王座上，只能呆呆看着死亡向我飞来。

子弹冲入我的眉心，我感到自己正在急速退化，身体不断变小，以至于无法容纳这样大的灵魂——后者也被挤了出来。

最后我变成了一只鸟，羽毛凌乱，浑身鲜血，撕心裂肺地“吱——”了一声，便化作了王座上的一具小小尸体。

后日谈：

若兰亲眼见到自己的君主在加冕典礼上变成了一只死鸟，他要找到这不幸命运的来源，为此不惜离开完美幸福的国度，开启自己的远征。

深根

第一次治疗

当我从矿井里醒来的时候，大概已经很晚了——我说大概，是因为矿井里没有太阳，只有微微闪耀的、看起来马上就要熄灭的白炽灯。

明明刚刚醒来，我却感觉困得要命。但时间已经到了，果不其然，很快井道里传来刺耳的铃声，我必须出门工作去了。

很久很久以前，像我们这样的矿工，虽然也经年累月地生存于地下的无光之地，但挖出来的宝贝都是属于自己的，当然也能换取很多新奇有用的物件——我家里摆放的钟表、微波炉和风扇就是证据。

但是有一天，卡萨卡萨出现了，他是我的老师，或者说，师傅。他建起了井道和闹铃、规定了工作时间和工资，当然，他也建起了换取食物和水的地方。我们都很不满，谁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离奇的事情。但是卡萨卡萨咧嘴笑了——他的牙有的烂了，有的发黄——抬起镐子砸碎了一个矿工的头。

这真是太离奇了，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情——镐子能砸碎人的头，甚至，主动砸碎人的头这件事情是会存在的，会被允许的。

我们呆住了，卡萨卡萨依然笑着，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叫法律的东西，但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好拗口啊。

即使我最后也没能想起法律究竟是什么，却也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夜里我们在矿道里聚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说，人是不能用镐子砸碎别人的头的。镐子是用来挖矿的，挖矿是可以换到好吃的和饮料的，挖出来闪亮亮的漂亮宝石是可以送给喜欢的人的，如果她或者他愿意，甚至可以一起生活，挖更多更多漂亮的宝石。

卡萨卡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哪来的力量呢？他又怎么会想到做这种事情呢？

朋友们怂恿我去问问他，因为他是我的师傅。

我去了，站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因为他想。

我问，那你为什么又要砸碎别人的头呢？

他又笑了，抡起镐子来砸碎了我的腿。

自那以后，我就变成了没办法自己**独立**挖矿的人。卡萨卡萨是个疯子，他随机砸碎人们的身体部位，有的时候是大腿，有的时候是双手，有的时候是脊椎，有的时候是头颅。

有的人当场死去，活下来的人也不得不和彼此一起合作才能挖矿，换取活下去的资本。卡萨卡萨乐于看我们挣扎的模样，他更喜欢不由分说地抡起镐子砸人。他当然是个神经病，但是我们都是残疾人了，谁也打不过他。

不久后，胖了一圈的卡萨卡萨回来宣布，他开了一个能让人开心的酒店。我们揭开帘子，险些被吓死，他在酒店一楼的桌子上捆上了四个被砸断肢体的人——那种诡异感真是让人难以想象。我震惊了，站在原地动也不能动，卡萨卡萨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只需要付宝石给我，就能和他们性交啦。

我们又一次呆住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直接送宝石给他们，或者他们送给我，如果我们乐意，就一起生活，一起睡觉？就算非得把这件事做成买卖，为什么要给他交宝石呢？

可怜人们的双腿张开，被绳子紧紧捆在桌面上，我身边的人似乎也有久未放纵者，我能听见他们的喘息声。

和我搭档的、断了手的燕小姐当然也去过，回来的时候还怀了孩子。卡萨卡萨需要宝石，所以他宣布，凡是生下孩子的矿工，都可以奖励三颗宝石。燕小姐为自己高兴，但我觉得她似乎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燕小姐了，她面色冷淡，整日奔波，挖到宝石的第一反应也不是观赏，而是估价。

这个世界已经抛下了我，飞速地，飞速地，变化着。

卡萨卡萨统治着我们每个人，他给我们繁重的劳动和微薄的收入。睡眠的缺失让我们更加暴躁和冷淡，对宝石的争抢也让大家从朋友变成仇敌。镐子越来越多地沾染鲜血，当我缩在自己的家中难以入眠时，总会想起卡萨卡萨兴高采烈地建起矿道的第一块支撑木时的样子，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杀了他就好了——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那我不就成了第一个镐子沾血的人了吗？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抬起镐子，落下，敲击矿石。我越来越厌烦这件事，就连挖出宝石也不很兴奋，我没有可以把它送出去的人选，也没有留下它观赏的必要。我有的时候会想，卡萨卡萨坐拥那么多宝石，他是要做什么呢？到底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太不对劲了，傍晚的时候我坐在灯光下想，我应该去做些什么.....

邕先生说：要不要去一次酒馆呢？

啻先生说：去一次吧，去一次你会开心很多的，没经历过那种事情还能叫作人吗？

鱼先生说：听说如果不去那个地方，人最终会崩溃，变成一堆骨头的。

我害怕变成骨头，我渴望得到答案，我不想考虑这些了。于是那天晚上我去了酒店，用两块紫蓝色的宝石换了一个叫甫的女人的夜晚。

无论我做什么，她都没有什么反应，我想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挖矿时也是这样的心情。结束后我靠在她身边，说：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

她没说话。

我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她还是没有说话。

我露出大腿上的伤痕，说：卡萨卡萨让我一辈子没办法正常行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卡萨卡萨让我一辈子没办法挺起腰杆了。

于是我把她翻过身来，背上果然有巨大的伤疤，我想镐子一定击穿了她的脊髓。

我说：我以后不会来了。

她说：嗯。我会想起你的。

又一个傍晚铃响的时候，我没有去工作，只是呆呆地望着自己家后面那个巨大的深绿色水潭。里面有什么呢？矿洞里为什么会有水潭呢？如果我跳下去，会发生什么吗？

会死吗？.....死是什么，我尚且还不清楚。

但我心里知道我不想再去工作了，我也不想再看到我被打断的腿了，我更不想看到燕小姐的大肚子，不想看到酒店里那四个可怜的人。

于是我跳进了水潭。

冰冷的水旋转着，旋转着。

绿色的光旋转着，旋转着。

我想我一定像一片绿叶，可是绿叶是什么呢？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只看见金属管道里长满了绿色的苔藓。我往后看，正是一潭深绿色的水，我往前看，是黑漆漆望不到尽头的管道。我往里面爬去，爬去，却突然看见一个蜷缩在不远处的女人。

她身材瘦小，嘴里念叨着：**只是为了爱，只是为了爱，只是为了爱.....**

看到我过来，她转过头来，问：你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

她笑了，说：太好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说：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话音刚落，管道里原本毫无缝隙的管道壁突然打开，圆形的开口里探出一个又一个脑袋，有男有女，但都十分瘦小。

一个叫玟的男人说：欢迎喔。

这一切都真是奇怪得要命，我问那个女人：所以你知道什么？

女人抬头看我，说：我知道**你就是卡萨卡萨**喔。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我转头问一个少女：我是谁？

那少女却也说：你是**卡萨卡萨**。

我迷茫了，转头问玫：我是谁？

玫说：**你是卯**，你忘记了吗？

男人女人们的笑声突然缠绕在一起了，他们都笑着说：“不是，你是大英雄柳，柳，你是大英雄**柳**！”

真是奇怪，我摇摇头，说：我不是他们任何人呀！

一开始坐在管道里的女人却说：不会认错的，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她牵起我的手，拉着我往前走，走过管道、矿洞、闪闪发光的大房子和闪烁着银白色光芒的布，最后走到一个有窗子和很多张桌子的地方。

她指着地上一具尸体，问我：你认识她吗？

我摇摇头。

她说：是你杀了她哦。

我说：在卡萨卡萨之前，从来没有人杀过人的。

她说：那只是在矿洞里。

我说：那我为什么杀了她呢？

她笑了，开始念叨起来：**只是为了爱、爱、爱。**

后来她又把我带回了矿洞里的家，我说我不想回去，她说：没事的，你去酒店见一面甫，我们就会带你离开。

我点了点头，说好。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片大海——奇怪，我也不知道这样无边无际的蓝色水叫大海——海面下有很多人，挣扎

着想把我拉下去。海面上除了我和太阳，还有一个少女，我和她隔着遥远的距离互相窥探。在她快要被众人拉下去的时候，我拉住了她的手。

我把她拉上海面，自己却被人拽入海底。光芒从我眼前快速消失，我感到难以呼吸，腥涩的味道渗入鼻腔。

她向我呼喊，无数遍，无数遍地呼喊，我没能听清。

白天的时候我去了酒店，见到了甫，她依然被捆在桌子上等待售卖，我买下了她的一个小时。

她说：你说你不会来了。

我说：水潭下面还有一个世界。

她那双本该已经麻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说：我想和你走。

我说：去哪里？

她说：都行，我和你走。

我说：我的腿断了。

她说：我想和你走。

于是我把她带回家了，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想我根本没办法养活两个人，到时候大不了我们一起跳水就是了。

但是晚上的时候，那个念叨着“只是为了爱、爱、爱”的女人又来了，说她的名字叫涯，要带我们走。甫缩在我身后，眼睛盯着地板，止不住地发抖。

我说，没事的，我们走吧。

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走了，她就跟着来了。

涯说，真正强大的根本就不是卡萨卡萨，而是他形影不离的影子渠，一旦渠死去，卡萨卡萨就会崩解。

我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涯笑了，她说：渠就是甫的影子。

什么？我愣住了。甫却猛地抬起了头，但我想她大概也理解不了这句话。

这么说卡萨卡萨也是别人的影子吗？我问。

管道里又一次探出许多个头：所以说，**你就是卡萨卡萨**呀！

痴笑声又一次回荡在管道里。

涯想让我杀死卡萨卡萨，我也想杀死卡萨卡萨，但是杀死卡萨卡萨就必须杀死渠，杀死渠就必须杀死甫。

我不想杀死甫，我质问涯，让我回酒店找甫，是不是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利用她。

涯没有回答，甫松开了我的手，她说：我想让**另外三个人**，过上正常的一生。

什么意思？我转头问。

她低着头，不知道什么表情，最后说：我好恨卡萨卡萨啊，如果是为了我，可以把他杀死吗？

我呆愣在原地，甫举起镐子，砸碎了自己的头。

几乎是一瞬间，我感到大地都在震动，管道里探出的头笑得更放肆了，涯说：你没有选择了，她已经死了。

我捡起镐子，已经不知道该存有什么样的想法。

涯带我找到了卡萨卡萨，他臃肿的暴君身材缩在宝石堆成的小山上，我几乎可以想到他也曾这样压在渠的身上。

卡萨卡萨看到是我，咧开嘴又笑了，他大声叫道：“你来送死来啦！”

他从那巨大的宝石山上翻滚下来，举起宝石做的镐子，一瘸一拐地向我靠近。

我也握着镐子，准备要和这骇人的家伙决战。我们举起武器，同时落下，他的镐子击中我的肩膀，而我的镐子砸烂了他的脑袋。

卡萨卡萨没想过赢，卡萨卡萨在每一次施暴过后都会向自己施加几乎同样的暴力。他的躯体上下满是伤口，渠的尸体上下也满是伤口。渠是他在矿洞里捡到的，他救了她，她爱上了他，他疯狂地殴打、侮辱她，她却不得不把痛苦和屈辱也变成了病态的爱中的一部分。卡萨卡萨不想让任何人爱他，卡萨卡萨知道自己不值得爱也不会爱。

如果渠不爱卡萨卡萨，卡萨卡萨会把她当做自己最珍爱的人。

卡萨卡萨死了，一切都会回来吗？

我不会变成新的卡萨卡萨，但我确实已经杀过人了。我闭上眼睛，想要好好休息，却发现白光已经将我吞没——

主治医师张崖：病人目前状态还不错，梦游治疗初见成果。虽然还弄不明白对象为什么要杀死同居女友曲美，但其精神状态已趋于稳定。

助理医师王文：张医生，晚点病人亲属想要与您沟通，他们在其床下发现了又一本全新的书，作者是吉尔·德勒兹。

第二次治疗

卡萨卡萨越来越疯了，我能看到他越发兴奋地一次次砸烂自己的躯体，又在因愈合而发痒的血肉上挠来挠去，挠出新的腐烂的血肉。

同样地，他越发激动地殴打渠，殴打他唯一的拥护者和保卫者。他撕扯她的头发，啃食她的肉体，有时又掐着她的脖子辱骂她。

涯和我已经当了很久卡萨卡萨的医生了，除了渠之外没有人会比我们更熟悉卡萨卡萨，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能理解卡萨卡萨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激情在生活着。

夜里渠会缩在卡萨卡萨为她建造的她狭小的房间里，有时卡萨卡萨会来这里与她共寝，她紧紧地拥抱着他，直到他沾血的镐子在她身体里留下锈迹斑斑的印迹。

涯曾经问过渠，卡萨卡萨是她的什么人？以前渠还能说话，断断续续地说卡萨卡萨救了她。他不仅救了她，还替她承受了痛苦与嘲笑。那时渠就爱上了卡萨卡萨，她把他当成了迟来的神。

那时渠还是个苍白的少女，但卡萨卡萨在她身上留下的疤痕越多，她就越发像个怪物，也就越发变得呆滞痴狂，以至于后来已不会说话，也听不进别人的话。卡萨卡萨的暴力和辱骂变成了唯一能令她感知到的刺激、唯一能传达到她心里的爱。

然而渠对卡萨卡萨越痴心，卡萨卡萨就越厌恶这样的扭曲爱情，也厌恶创造了一切的自己。于是他的镐子被砸碎，又换上了新的，他虐待渠，也撕咬自己。渠毫无疑问是强大的，她是这世界最强大的影子，但她从未对卡萨卡萨说过一声“不”。

终于有一天，卡萨卡萨还是亲手把渠掐死了，他伏在她尸首上呜呜地哭。鸟笼里他珍爱的金刚鹦鹉们都在大声嚎叫。卡萨卡萨在傍晚的时候醒了过来，疯狂地捶打渠却得不到一丝回应——他终于满意了。

他大笑起来，披着丝绸外衣在宝石宫殿里走来走去，甚至没穿鞋子、裤子和内衣。他丑陋的躯体在宝石中行军，见到矿工就打砸，见到侍者就流放。

我和涯自然也被流放到了**下水道里**。涯却笑着说，这都是她计划好的。

没错，这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和其他被流放在矿洞里的家伙引诱一个叫卯的矿工**杀死了**她的同伴甫。那个叫卯的家伙变得神神叨叨的，提起镐子就要去杀了卡萨卡萨。

其实谁去都无所谓，现在任何人都能杀死那宫殿里孤独的影子——卡萨卡萨自我毁灭的欲望已经到达了巅峰，他整日整日地酗酒，既对别人施暴也对自己挥刀，他在宝石上睡觉、进食甚至排泄。他像是一团乱糟糟的软肉，失去了蜗牛硬壳的庇护。

卯杀死卡萨卡萨之后，她就披上了卡萨卡萨的旧丝绸衣服，变成了大英雄柳。而卡萨卡萨则彻底消失在了世界上。

我和涯被她放出来，她坐在宝石之上，看起来倦怠得要命。

我都想起来了。她说。

是我救了渠，她被众人围在一起，她被嘲笑和欺凌。只有我和她是同类，所以我救了她。柳继续说。

那些家伙们换了个对象，转而开始践踏和殴打我。我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天，渠亲眼看到了遍体鳞伤的我。

在医院的时候，我对渠说，我们为什么非得这样活着呢？好孤单啊，好绝望啊。

渠一直陪在我身边，渠爱上了我，她怎么能爱上我呢？这样丑陋的我、这样无力的我，连自己都想毁灭的家伙。

我怎么和她说都没用，她是个很好的人，她怎么能爱我？我怎么和她说都没用啊.....

于是我殴打她、辱骂她、欺凌她，像之前的家伙们一样，只希望她不再爱我，她本来就不应该爱我。

没有用，但是没有用啊。到后来，她已经只能感受到暴力了，她没有别的世界了。于是我把她杀死了。

我问：医院是什么？

柳没有说话，她好像也不知道。

涯说：你是卡萨卡萨吗？

柳颤抖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怎么会呢？我怎么会是卡萨卡萨？

涯问：那为什么是渠？

柳呆住了，脸色苍白，一会儿后才紧张地说：不是渠，不是渠，是甫，是甫。

第三次治疗

柳杀死了卡萨卡萨，接管了他所统治的一切。柳拆除了酒店，却没办法点亮另外三人浑浊的眼眸，被从桌子上解放下来的时候，三人早已四肢萎缩，无法行走，伏在地上呜呜地叫唤。柳把他们接进了自己的家，亲自照顾他们。

柳也不再向矿工施加暴力，人人都称颂她为英雄。但难免地，矿工与矿工之间偶尔还会发生争执——人们现在知道镐子是可以用来砸人和争抢宝石的了。于是柳只好出台法律、训练警察来制止这些事情——说到底她又从哪里得知“法律”和“警察”这两个名词的呢？

柳想要废除工资制度和换取食物、净水的机关，却得到了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其中有人说：就算你废除这一切，也没办法再复原人们被打断的肢体啦！

柳想了想，是这么一回事。柳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夜里柳和涯聊天，她问涯应该怎么办，涯摇了摇头，说她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柳自己能想明白。

柳发现即使不去废除这些制度，人们也把她当作完美的英雄，柳释然了。

柳开始在自己的宫殿里寻欢作乐，她觉得自己已经疲惫至此，是该开始好好休息了。她不挖矿而饱食终日，把这当作推翻了暴政的自己理所当然享有的权利。

但是越休息，柳就觉得越疲惫，越沉迷于短暂享乐之中，柳就觉得越空虚而焦虑。柳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她不是卡萨卡萨**。柳开始在自己的宫殿里钻研稿子，终于发现了磨制稿子能让稿子变得更锋利。她让警察收集起所有人的稿子，磨制锐利后又下发给所有人。这时她开始觉得稿子是她赏赐给他们的了。但实际上由于工资制度没有废除，她所获的好处要远比矿工们多。

柳依然觉得空虚，她想起很久很久之前，在**自己还是卯的时候**，在卡萨卡萨在没有发疯的时候，人们不仅挖矿，也写诗歌和音乐，闲暇的时候，他们就唱出来。

后来人们忙于挖矿，就不再写诗了。

柳于是开始写诗，她命令警察们为她找来最好的纸和最好的笔，她整日钻研诗歌，写出来的句子确实十分漂亮。她叫警察们来陪她一起写诗，没有人敢写得和她一样好。她觉得自己不仅是世俗的君主，更已经在精神上比所有人都优越了。

她又开始忙碌了，用石头磨制工具、发表演讲来磨制矿工，人们的精神在她伟大的熏陶下越发顺从，在她越发紧迫的压榨下越发麻木

——哦，这是写出美妙诗歌必需的牺牲，因为她警察们的孩子也全都被雇佣成为警察，成为她酒池肉林里的侍从。

她害怕的只有一件事情而已，就是人们不再把她当做英雄，最开始的时候她捉捕对她怀有异议的人，最后干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资和抬升物价。她敏锐的大脑料想到，等人们被繁重的工作磨得不再是人类的那一天，就再也没有人有闲心对她发表异议。她身为英雄的事实会像人需要吃饭一样烙印在他们疲惫麻木的大脑里。

卡萨卡萨的灵魂复活在柳的身体里。

终于，矿工们忙碌于开采宝石换取生存的物资，他们疯狂地工作着，磨损镐子的同时也磨损着自己的身心，最终只剩下了工作这一执念。断掉肢体的人们把**残缺**当做了常态，甚至把英雄的**断腿**当做**荣耀**，一个个地砸断了自己的腿。他们生下的孩子们若是肢体完全，则他们必然打断他们的双腿，宣称自己生出了和英雄一样的孩子。若他们生下的孩子天生残疾，那更是一件好事，只不过若残疾的不是双腿，**最好还是把腿打断**。

不过几年，肮脏的矿洞里就全是在地上爬行的人类。他们彻底忘记了诗歌应该怎么写，也彻底忘记了人为什么是人，他们像兽一样狩猎宝石，换取食物后狼吞虎咽。他们从挖掘宝石中得不到快感，便只能从饮食男女中获得。酒店被拆除了，新的酒店却在地下一座座建起。警察们簇拥着柳穿过矿洞，他们谈论着诗歌与音乐，厌恶地踩在矿工们的头上，柳觉得，这群家伙们天生劣等，早已没救了，唯有自己豢养的这些口吐芬芳的侍从还能称得上是人类。其实矿工里仍然有人固守着人的本质，不肯向兽性和压迫低头，他们都跳入水潭之中，在下水道阴暗的管道里过上了疯子的生活。

然而柳终究还是怜悯人类的，她又建起了大而恢宏的酒店，只需缴纳比地下酒店更低的费用就能得到服务。只是那些宝石最终也不归那出卖肉体的人们了。

柳聪明到了极点，终于把人变成了兽，兽变成了鬼，鬼也变成了自己赚取宝石的工具。

柳常常夜不能寐，在宫殿里漫游。一天晚上她手持烛火游荡在破旧的宫殿里，其中还散落着她搜刮来的奇珍异宝，甚至包括头上长角的动物和身后有尾巴的奇兽。一个警察家庭的漂亮孩子从远处跑过来扑进她怀里，捏着嗓子说自己被外面的兽吓到了。柳十分疲惫地扯出一个笑容，当即拽下衣服。走廊里回荡着孩子喜悦的淫叫，柳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好笑，于是她高声大笑起来。那孩子以为她很满意，便谄媚地将头靠在她脖子上。

烛火快要燃尽了，蜡油滴到孩子卷曲的毛发上，柳抬眼看到一个巨大的镜子。从中她看见狂笑着的卡萨卡萨，只是他突然又不笑了，持着火烛震惊地看着自己。

烛火熄灭的刹那，柳感到自己的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火熄灭了，却又在她的皮肤上开始燃烧，她视线模糊，怎么也移动不了哪怕一根手指。只能听见孩子害怕极了的叫声。

柳自那以后都偏瘫在床上，流着口水，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可在外面，柳的画像依然高挂，柳的演讲依旧日夜播放，柳的指令依然一道道地下达，柳依然是大多数人的英雄。

只是新的卵依然会降生在世界上。总有一天，人们也会回忆起诗歌，回忆起人性，回忆起不肯抛弃的一切，并为此再次高举镐子。

张崖从来没有在一个患者的大脑里见到过如此内容丰富的梦，她从治疗仪中苏醒过来，后悔自己将徒弟王文也卷入这个深不见底的世界里。

她一面将此事上报给更高层级的治疗机构，一面在登记册上写下治疗建议：电休克疗法。

她望着窗外行色匆匆的人流，突然想到：或许发疯的根本就不是病人才对。

王文醒了，他低头望着地板，好久好久之后才叹口气说：可怜的家伙。

你说谁？张崖问。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王文说。

重生

那一天老虎吃掉了我无数次：咬开动脉，咀嚼腿骨，划开气管，剖出心脏，血溅在医院的墙面和地板上，沾在护士小姐的鞋子上。

但是我并没有做出哭泣、尖叫、哀求这种丢人的事情，只是大声笑着。老虎同志，你威胁不了我了，我的神经已经完全习惯了你的利牙，无论你怎么表演，我都能笑着应对了。

但是请你不要在护士小姐让我签名的时候吞掉我的眼睛好吗？这真的很不方便。

我手一抖，签字笔滑落在地上。护士小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抱歉地笑了笑，选择性地无视了正在啃我大腿的老虎。

三个月前的某一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老虎正在啃食我的脚，我惊叫出声，痛倒在地上滚来滚去。它一直吃我，疯狂地啃食我的肉体，但我一直愈合一直重生。我试过用刀杀死它，可是没有用，它也能重生。整整一个月我都在痛苦和血泊中打滚，后来才逐渐习惯与老虎并存。

老虎长得很英气，是白色的，全身上下都没有什么动物的腥臭味，只有我血液的味道。它的眼睛像一整块黑色的宝石，看不清瞳孔和瞳仁。它没有被任何其他的东西沾染身体，只有我红色的血，干了之后变成棕色。它走起路来十分优雅大方，不慌不忙。我没有检查它的性别，贸然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太冒犯它的隐私了。

他们都看不见老虎，护士、医生、舍友都不能，我能看见老虎，阿兰也能看见老虎。阿兰不仅能看见我的老虎，还能拥抱我、亲吻我、和我说话，阿兰知道我的痛苦，阿兰什么都知道。阿兰的眼睛看得见老虎，所以我吃掉了她的眼睛，阿兰的手碰得到群星，所以我吃掉了她的手。阿兰死掉之后我一点一点地吃掉了她的身体，我吃了三天三

夜才吃完，我本来不想吃掉肠子、胃和她的屁股的，我不想吃她的排泄物。但阿兰的肠胃里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吃掉了，她的屁股我丢给了其他老虎。

因为吃了阿兰，我被警察抓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不吃掉阿兰，她不就要离开我了吗？就像莫星一样。

我被押到警察局里面，一个壮实高大的中年男人问我话。审问室里面灯光很明亮，我靠在椅子上，老虎乖乖地啃着我的脚踝。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吃尸体？

我说：因为那是阿兰啊。

他说：阿兰是谁？

我说：阿兰就是阿兰，是能看见我老虎的人，是我很重要的人。

他皱了皱眉，似乎很不理解，过了一会儿，他带来一个女人，据他所说，那是我的母亲。

母亲见到我立马开始流泪，我皱了皱眉，不知道她要干嘛。

她走过来，哭着对我说：宝贝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变成哪样了？我不是一直都没变吗？

我正准备回答，却被老虎扑倒在地上，椅子都被砸碎了。它一口咬断了我的脖子，我十分恼怒，举起椅子碎片与它搏斗。

结果当然是我输了，我们的血交缠在一起，我懒得再打，就躺了下来。

我最后望了望面前的女人，我很想张口问一问她：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母亲，你为什么看不见老虎呢？

后来我就被送到这里来了，我一直说我不是精神病人，但他们都说我是。来精神病院的那天下午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地上发了洪水，可能有一米多高。老虎罕见地没有吃我，而是驮着我，一步一步游进了精神病院。

说起来，除了阿兰之外，还有一个人能看见我的老虎，莫星。

我和老虎相识一个月后，我觉得这样疼下去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就想尽办法去自杀了。

先是上吊，绳子被老虎咬断，我掉在地板上，很快又醒了过来。再是自刎，当然没有用，伤口愈合得很快，一个小时后我就完好如初了。

为了摆脱这一切，我只好去跳海。夜里我偷偷跑出来，去海边的路上老虎只是静静地跟着我，什么也没做。我从海边悬崖上跳了下去，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我的鼻腔口腔里满是海水，咸腥苦涩。我感觉我死掉了，鱼和各种海洋生物开始分食我的尸体，可是我并没有就这样失去意识。

不久后老虎跳了下来，它驱赶了其他动物，叼着我的脖子游啊游。原来老虎是会游泳的吗？它为什么要救我呢？

被它叼着脖子我反而意外地安下心来了，于是就慢慢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老虎正在啃我的头，我的头骨咔嚓一下碎掉，脑浆炸开在它嘴里晃来晃去。暴风雨在我的脑子里刮来刮去。不久后我的大脑重生，我也重新获得了意识。

我支起身子来，发现我到了海滩上，面前是一座巨大的废弃医院。藤蔓缠绕着灰色的院墙，那墙面本来应该是白色的，只不过因为潮湿而变灰了，上面还爬着斑驳的苔藓。医院在海洋的东边，海风常常与雨一起到来，大部分时候天色都是阴沉的。

这里没有太阳——在莫星死前我没有在这里见到过它，但是有一轮月亮，很像极夜时的太阳。奇怪的是，这里不但不冷，反而还潮湿闷热，让人全身像是黏着什么一样，略有些难受。

我就是在这个废弃医院里碰到了莫星和阿兰，她们似乎比我要先到这里。阿兰的前额长着一只角，角的顶端是一只眼睛，她的三只眼睛都能看见我的老虎。莫星则全身布满了细细小小的尖刺，从脚底蔓延到头顶。每到半夜的时候，那些尖刺就会显露原形——那是埋在她皮肤里的荆棘，夜半时分会刺穿她的躯体，蔓延到病房四周。荆棘会串出她的眼球，钻出她的喉咙，将她的残躯架在半空中。那一定很痛，但是莫星说不出话。

等到月亮落山的时候，荆棘就会化为尘埃，莫星会重新跌落在病床上，她喉管里尚未愈合的伤口里就会飞出一只很小很小的褐色鸟儿，似乎比蜂鸟还小。

有一天，莫星突然告诉我们，那是斑鸠。等到时机成熟，斑鸠就会来接她走，去到更好的地方，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和阿兰都对此深信不疑。有一次，老虎想要吃掉斑鸠，我抄起拖把就开始和它战斗。

我们三个就这么在废弃医院里自由探索，玩遍了所有楼层所有病房。我拿走了生锈的手术刀片和铁铲，砍下来自己的各种骨头，磨成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或者是新的工具。这里到处都是废弃的木桌子、柜子、椅子和各式各样的医疗用具。阴暗的地板上积满了灰尘，但并没有蜘蛛网。我们常常穿行在雨声中，那雨声有时会大到完全掩盖我们的窃窃私语。

医院的建筑中央是长满了杂草和野花的天井，其中还有废弃的亭子和生锈的钢筋。亭子的椅子上爬满了藤蔓，掩盖在藤蔓下的有一个看起来就很廉价的镀金王冠，还有一本和哲学有关的书籍。

我有时会把自已的腿骨磨成一个一个小圆片，当成硬币，丢进医院一楼中央天井里的投币电话亭里，给在四楼病房里的莫星打电话。我们谈天说地，总是聊到月亮出来。

医院的走廊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楼底的花园也只有植物肆意生长。阴暗的世界里我们有时相聚，但更多时间里只是各自行走在孤独与寂静里。

但是莫星和我们说斑鸠的事的那天晚上，她就死掉了。荆棘如常刺穿了她的身体，却再也没有化成尘埃，莫星的手指颤抖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直到第二个夜晚到来，她才终于掉落在床上，可是已经确确实实地死了，双眼紧闭着，没有了呼吸与心跳。

我不肯相信这个事实，揪着她的衣领给了她一巴掌，她没有回话，我又亲了她一口，她也没有回话，我咬破了她的嘴唇，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阿兰突然喊：够了！冷水！够了！

我抬起头来，茫然地看向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最终只吐出来一句话：你也会死吗？

阿兰说：不会的，我发誓。

谢天谢地，如果阿兰说会，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

我冲下楼梯，到天井中央找到了那个电话亭，我疯狂地殴打它，它受不了了，哇哇地吐出一地我骨头磨成的小圆片，我抱着它们冲上楼去。

刚进房间我就发现莫星的血肉碎成一块一块的，骨头也碎成一片一片的。阿兰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突然，从海上飞来了许许多多斑鸠，可能有几百只，每一只都叼着一块莫星，它们配合默契，破碎的莫星没有变形，完整地它们抬起，送向海洋。

不久之后，海洋尽头居然发出一阵强烈的光，好像有什么正在熊熊燃烧。那火焰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蔓延，一直冲到病房的窗户前面，我拿出骨片开始烤起来，烤到酥脆就嚼着吃掉了。

我嚼得满嘴是血，看了眼身后站着的阿兰，哭着笑着说：你吃吗？补钙。

阿兰点点头，她伸过手来结果一块骨片嚼碎了，她也嚼得满嘴是血。她嘴巴里的伤很久之后才好。

那一天老虎没有来啃我。

不久后，火焰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烟雾，阿兰的角眼透过烟雾，看见了远方有一轮太阳正在向海洋中坠落。

第二天风很大，烟雾散去了，我们俩靠在天台栏杆上，老虎啃着我的屁股，阿兰突然啃了一口我的嘴巴。

太阳终于坠入海洋了，无数水汽蒸发，滋滋滋地升起，海的尽头沸腾了，像开水壶里的水一样咕咚咕咚。很快，我们经历的唯一一个白昼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黑暗。星星取代了消极怠工的月亮。

我们亲眼看着太阳在海平线以下不停滚动，海洋几乎变得透明了起来，海岸线向后退去，似乎酝酿着什么。

老虎啃完了一条腿后，天上开始下雨了，倾盆大雨，把我和阿兰淋成了落汤鸡。海倾入了医院，带走了电话亭，海水涌入医院的废弃水池中。直到雨停，海水才逐渐褪去，可是水池里的水一直没有蒸发。

医院里更潮湿阴冷了。

雨停后，天井中央的庭院里开出了一些花。阿兰和我决定细心照料它们，我砍下腿骨和盆骨，磨成骨铲和各种各样的工具帮她侍弄这些小东西。甚至还割下自己的血肉去浇灌它们。

阿兰看着我，十分生气地问：你不疼吗？

我说：疼，但是还可以。

阿兰盯着我，最后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血肉浇灌的花朵是结不了果的。

我茫然地点了点头，阿兰这么说，那我就相信她吧，阿兰一直很聪明。我望了望已经割下来的肉，摇了摇头，都给了老虎。

果然，不久后，我种的花迅速开花却也迅速腐败了，我因此特别崇拜阿兰。

有一天下午，阿兰突然和我说，要不要清理一下医院的水池，我们好去游泳。

我点了点头，拿起骨铲就去了，池底有很多脏东西和水草，我一点一点地清除，也不小心拨出了很多水，但奇怪的是，水池里的水一直那么多，正正好装满。

我卖力地干活，想要早点和阿兰去游泳，有一天，我坐在水池边上，脚踢着水，突然和阿兰说：如果你来做我的老虎就好了，那你吃我多少次我都不会有怨言的。

阿兰愣了一下，随后说：我可不想吃你的血肉。

我叹了口气，说：那也太可惜了，可是我很喜欢你呀。

正在吃我的手指的老虎好像生气了，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头。

看吧，老虎就没有你听话，我用眼神对阿兰说，她没有理我。

水池清理好的那一天晚上，老虎折磨了我一夜，由于激动和紧张无法入睡的我大脑胀痛，烦得要死，起身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很快我听到了另一阵脚步声，我回头一看，阿兰已经脱光了衣服，黑色的长发贴在皮肤上，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牵起我的手跑去水池。

阿兰的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没有愈合，阿兰会受伤，自然也会死，我知道的，阿兰会死。她骗了我，可我不在乎。

阿兰很漂亮，皮肤很白，沾上水珠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不会游泳，几乎要在水池里淹死，她抱着我浮在水面上。

水是冷的，她是温暖的。她贴着我的脸亲我，我看着她漂亮的身体，仿佛看见了一样漂亮鲜活的内脏，什么想法也没有，只觉得：如果能做阿兰的老虎，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她又亲了我一下，我伸手挡住她的角眼 以免她碰到会痛。

老虎站在水池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着我们嬉戏打闹。它似乎有些害怕和烦躁，走来走去，时不时看着我们，眼带恐惧。

阿兰在星光下笑着问我：明天要不要去约会？

她的脸红扑扑的，非常好看，我说好，去哪里约会？

她一下子松开我，我难以控制地在水池里扑腾，很快就失去平衡坠入水中。只有两米多深的水池此刻像是深不见底，我不断坠落，看见自己吐出的泡泡向水面漂去，我听见什么巨大的东西落水的声音，随后便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阿兰正在房间里换衣服。这是个普普通通的酒店房间，我正躺在柔软的床上，我不知道阿兰和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我感到喉咙里面有点不舒服，吐出来一条蛇，把我吓了个半死，丢给老虎，它不情愿地吃掉了。

阿兰看见我醒了，就过来牵起我的手，问我：我们去动物园好不好？

我有些疑惑：去动物园干什么？

她说：看老虎呀！

我问：我们不是天天都在看老虎吗？

她拍拍我的头，说：不是这个老虎，哎呀，我们去看看别的嘛。

我的老虎很不满，咬了我一口。

又不是我说的，你咬我干什么，我很无语。

我听阿兰的话。于是她又开心地扑上来亲了我一下。

推开房间的门，我们就到了动物园。

这动物园也像是废弃了很久一样，没有什么人存在的痕迹。

我们手牵着手走过了紫色的大象生活的区域、蜘蛛猴子爬过的丛林还有很多鱼上吊的谷地，我被这样不合常理的场景搞得不停大笑，阿兰却没什么反应，她真严肃。

终于，我们到了老虎园区，我的老虎看着我，我看着其他老虎。

老虎咬碎了我的脚踝，血腥味引来了别的老虎，这个时候阿兰突然亲了我一口，她咬断了我的舌头，又舔了舔我的断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有样学样，也咬断了她的舌头。她立马推开我，跪在地上吐血，我跑过去想要抱住她问她怎么了，闻到血腥味的老虎却立马扑了过来。

阿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想要被老虎吃掉吗？她也想像莫星一样离开吗？

老虎们惧怕我的老虎，不敢咬伤我，但却渴望着阿兰的血肉。我死死地护着阿兰，却还是抵不过这么多老虎的围攻，就连我的耳朵也被咬掉了一只。

阿兰被无数尖牙穿透、划伤，最终在我的怀里死掉了。她眼睛闭上了，心跳停止了，呼吸消失了。千真万确，阿兰骗了我，她现在已经死了。我呆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死亡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陌生的伪命题了。

我知道阿兰会死，可我仍然手足无措，我只好一点一点把她吃掉。或许这样，你就会成为我不死身躯的一部分，你也不会死了吧，阿兰？

老虎们就这样看着我，一个人类，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慢慢地吃掉了另一个人类的尸体，这种场景既肃穆又有一点滑稽。

可我还是没能忍住，在精神病院的房间里把阿兰吐了一地，我没办法再次吃下被消化过一次的阿兰，这太恶心了，对不起，阿兰，我做不到。

失去了阿兰和莫星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可我又没有办法去死。我那只被咬掉的耳朵始终没有重生，莫非只有其他的生物能杀死我？阿兰用老虎杀死了自己，莫星自己就能杀死自己，斑鸠是莫星本人，荆棘也是莫星本人。

想到这里，我就非常愤恨，一刀捅进地上的一摊呕吐物里，阿兰，你和莫星就这么跑了，我怎么办。我不想被你们之外的任何人杀死，只有你们才应该杀掉我呀。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群星，梦见了莫星那天晚上要说的话，我站在镜面之上，看着无边无际的星空，大喊：莫星！阿兰！

我的泪水难以抑制地流出，滴落在镜面上，激起一阵阵涟漪，很快就泛开在星夜之中。我几乎是有些愤恨了，疯狂地怒骂着、嘶吼着、咒骂着把我丢下来的一切。停下来，停下来，求求你们，不要再变换了。不要把老虎带来，也不要再把人类带走了！

我的痛苦挤压着胸腔，最终让我吐出了一颗鲜红的心脏。

这时我听见群星尽头传来一个声音：冷水，我听到了。

第二天早上，十四只斑鸠排成两行站在我的病床边，老虎静静地站在我对面，它似乎知道了我的选择。我扣下自己的眼珠交给斑鸠，为首的两只叼走了它们。

第三天，斑鸠带走了我的心脏，老虎从此不愿意吃我。

之后的每一天，斑鸠都会带走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直到第七天。

第七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先是剧烈地燃烧着，又是被巨石碾成了碎片，我的身体被不断拉伸又不断复原，一万把刀穿过我的躯体又在下一秒变成蜜糖。

火焰燃烧上我的瞳孔和大脑，极端的痛苦将我包围，但此刻却有一双手捧住我的脸，我听见阿兰说：别害怕 冷水，我和莫星都在，放心吧，你会破碎，你会遍体鳞伤，但我和莫星会一直守望，一直拼凑，直到你再次苏醒，再次流下泪水。

我安心下来，意识逐渐消散。

再次苏醒的时候，我发现我身处无边的银色沙漠之中，月亮如同银盘一样挂在天边，无数融化了的银流下来，灌入白沙之中。

阿兰捧着我的脸，说早上好。

莫星坐在不远处，肩膀上是一只斑鸠，身边是我的老虎。

老虎开口了，它说：你是要回去，还是在这里一直留下。

我沉默了，几乎就要选择后者，但还是问了出来：破碎了的全新的，还是完整却陈旧刻板的？

老虎说：你应该知道。

我又流泪了，金色的泪水滴下，在银沙中闪烁，我疯狂地思念“新世界”，疯狂地思念“爱人”，疯狂地思念“母亲”——不是那个给我生命的人类女性，而是更为广大，更为宽阔的什么东西，遥远、磅礴而亲切。

我的悲伤，我的快乐，我的激动一瞬间都合流成为感动，像长河一样冲垮了一切阻碍。我捂着眼睛，控制着情绪，不让胸腔过于疼痛，最后才哽咽着说：我要回去。

你确定？老虎说：你会继续疼痛、孤独、悲伤，再也无法逃脱。这是为什么？

我点了点头，说：因为我听见了呼唤声，来自母亲，来自星球，或者来自希望，也许可能就来自我自己的心。

莫星看着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最后问：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阿兰或莫星或老虎或月亮说：独属于你的梦境 就是独属于你的现实。

我大笑三声，让老虎咬下来自己的右臂作为临别礼物，随后起身，说：那么，再见了。

阿兰微微点头，笑答：新世界再见。

新世界再见。

我自清晨苏醒，被柔软的晨光包围，内心深处涌出深厚而浓烈的情感，不知道是感动还是思念，抑或是都有。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泪水就已先一步流出，我大声哭叫着，试图通过胸腔的共鸣排解这无人知晓的痛苦。

我呼唤着群星，呼唤着母亲，也呼唤着爱。

夏河

我家院子后面有一条河——与其说是河，倒不如说是一条小溪。

书房的窗户正对着那条河，每年暑假，我在房间里写作业时，抬起头就能看见它缓缓地流淌在烈日之下。那条河实在太过孱弱，我总觉得如果我站在里面，河水甚至漫不过我的腰身，况且那水流的速度也相当慢，还没有我跑起来快。

按理说我不应该恐惧这样一条孱弱的河流，但父母却常常说起许久之前，曾有一个孩子在那河里淹死过，而且在河的对面那无人问津的野林子里，也藏着杀人不眨眼的恶兽。于是这条河就这么和死这个模糊的概念搭上了边。

有一年暑假，我在书房的窗台上发现了一只羽毛凌乱的死鸟，不知道为什么，这成了我心中那条河代表着死亡的铁证——它不可触碰，不可逾越，除非我想要死去。

然而我实在不想死去，姐姐告诉我，如果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人就会死去。我恐惧到了失眠的地步，我想，我在跳绳时总是累到了就停下来，万一有一天我的心脏累到了怎么办？那我就非死不可吗？夜里起来上厕所时，我看见月光洒在那条河上，我想，踏入河水的那一天，可能就是心脏感到疲惫的那一天吧。

夏日像是陷入了无尽的重复，黄昏的颜色一日又一日地贴在所有事物的表面，直到黑暗将一切吞噬。我大汗淋漓地坐在大厅里的躺椅上，听着年久失修的电风扇吱呀吱呀地扭动。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蝉鸣的声音，拉长了孤独与烦闷。虞美人和栀子花在闷热的夏风中摇晃，带着花香的热风吹入院中，吹鼓蓝色的窗帘。

泛黄的报纸贴在钴蓝色的玻璃上，光的颜色诡异地混合在一起，室内的地板上居然微微泛出紫色的反光。

一切都是这么无聊，连街道也像是潮湿发烫的梦，世界沉闷无声，世界朦朦胧胧。

直到九月一号，暑假也没有结束，但是父母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忙碌了。他们早出晚归，将我留在家里，有时甚至无法归家，只能为我准备好冰箱里的饭菜。我乐意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不被任何人监管的感觉。

然而夏日一天接着一天，我不免感到倦怠和痛苦了。

暑假作业被我丢在一边，我开始看起报纸、课外书和画本。我最喜欢看一个叫金子美玲的诗人的诗集《向着明亮那方》，真是可爱、美妙又充满了希望。就连尖锐的蝉鸣、恼人的高温都仿佛消融于其中了。

晚点我从冰箱里拿出准备好的饭菜的时候，却突然想起一个事实，金子美玲死了。写出这样漂亮的句子的诗人死了，一个不幸的女人，不幸的诗人，已经死了，死在好久好久之前。她大概也不想死吧。

四周依然静悄悄的，汗水依然黏在我的皮肤上。一个想法突然钻入我的脑中：如果能替她去死好了。

我突然感觉到很疲惫，我重复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烦闷、无聊、孤独的夏日，我无用、丑陋、只会拖累别人，啊，替金子美玲死去不是正好吗？我反正没什么活着的必要吧？

我吃下一口冰棍，奶油滴落在地面上，四周的空气好像在浮动，在翻腾。

之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想替某人死掉：玛丽居里、窦娥、杨玉环、茨维塔耶娃、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甚至是那个叫安妮的女孩。我总是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被汗水与寂静封锁，我又冷又热，死与生的欲望在躯体里互相撞击。它们把我撞到书桌旁边，抬起头，视线越过《1984》《百年孤独》和《海子的诗》，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

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那条河——它依然在流动，依然温柔而弱小。

我决心要试着前去会会那条河了，我对死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憧憬，我想要安宁，我想要一劳永逸，我想要逃出无尽的夏天。

我走出家门，顶着烈日和蝉鸣，一路绕道院子后面。四周静悄悄的，我踩着拖鞋，踏在温热湿软的土地上。离河越来越近，我的心也

越来越急切。当我还差一脚就迈入河中的时候，一只冰凉的手从身后拉住了我。我转过头去，看见了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女。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荷。

少女的皮肤冰冰凉凉的，也没有汗水黏腻的触感。我诧异地看着她，心中疑惑她为何能顶着烈日不出一滴汗，身体还冰凉得像是一杯冰镇牛奶。这时夏荷开口了，她说：不能迈入那条河，会死人的。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为什么还想踏入其中？

我说：因为我想要替人去死。

她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是，想要去死？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却没办法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我受够这样的夏日了。

少女静静地看着我，仿佛要透过我的面孔直接观察我的大脑。她一定在疑惑我这个奇怪的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但她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问她为什么要拉住我的手。

她说：能不能拜托你，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不要死去呢？虽然你不一定能理解我的苦衷，但请你答应这件事情。

我点了点头，说：好。

人终有一死，但她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我总有一天会跨越这条河。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她，但当我说出这句“好”的时候，我总感觉我应下了一场必赢的赌局。

临走之前我询问了她的名字，她说她叫夏荷，夏天的夏，荷花的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夏荷。梦中的她大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没有回应她，只是自顾自地远去，自顾自地踏入那条河流。夏荷的声音像孩子一样稚嫩，她反反复复地呼唤着我，我却只是看着河水东流，看着一切远去，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噩梦，背信弃义的结局把我吓得当场醒过来。夜色仍未褪去，夏夜也依旧闷热，我听见蝉鸣的声音。

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

醒来之后，沉重的愧疚就黏在了我的心脏之上。这样的话，心脏也会疲惫吗？那么，或许我有另一种办法替那些名字去死了。

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直到夏荷敲响了我的窗户。她面带笑容，站在外面看着我，只露出一颗头来，像是被斩首了似的。

夏荷带我去河边的树荫底下玩，这里待起来凉爽多了。她拉着我的手，我们走过草坪树荫，走过白色的房子和紫色的花丛，我们走着走着就开始跑起来。她的背影那么轻快自由。而我却逐渐体力不支，脚步变缓，她的手也渐渐松开。

我双手撑着膝盖，满脸大汗，大口大口喘着气。当我再抬头时，一切都变了。

哪里还有什么河流？废墟、阴影、无边的夜色和挂在天空中的一条巨大的银色星环构成了全部的景色。我刚想说什么，夏荷就低下头来，纤细冰凉的手指压上了我的嘴唇。

她浅浅一笑，说：别害怕。

我没有害怕。我想。

突然间，我听见很多人窃窃私语的声音，这些微弱的攒动着的声音组成了一阵阵狂风，呼啸在废墟之间。这时借着银色的光芒，我终于看见了青苔、破布和一坛骨灰。

好凉快啊，我想。但是好吵人啊。

夏荷的手碰着我的脸，她温温柔柔地说：他们吵到你了吗？

我点了点头。她便拉着我的手向后倒去，我被她带得也向前扑去，我们俩跌倒在一个巨大的坑洞里。她蜷缩其中，面对着我。

水声、枪声、争吵声和哭泣声一并响起，夏荷两只手握着我的一只手，问：你为什么要哭泣？

我愣住了，我有哭泣吗，她凑上前来用手腕抹去我的泪水。我低下头，说：我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夏荷低下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玩弄着我的手指，从大拇指开始，食指、中指、无名指……

她说：我不怪你。

我说：那些人怎么还在说话？他们好吵，你帮帮我，夏荷。

夏荷微微一笑，她轻轻点了点头，说：我不该把你带到这里的。我已经死了。

我们终有一死。我说。这次我确定我已经哭了。

在河边的凹陷地醒来时，正好到了黄昏的时候。我静静地躺在那里，河水依旧淡淡地流着。

伏早在九月的时候才姗姗来迟，夏季粗暴地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九月。烈日晒干一切，蒸发一切，燃烧一切，院子后面的那条河也不例外。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夏荷，虞美人和栀子花也落了一地。

周六的时候，母亲突然对我说，下周就要开学了，我茫然地点了点头，继续吃我的饭。傍晚的时候我站在书房里想要眺望那条河，却发现它已经被烈日折磨得只剩一条细细的水流，或许撑不到周一就会彻底干涸。

我躺在床上，想起夏荷。我想让她苍白冰凉的手爬上我的颈脖，用力按下去。按出紫红色的痕迹，阻断我的呼吸，也阻断我的生命，把我变得和她一样苍白美丽。我们一起躺在死之国的坑道里，这是我的赎罪。

夏荷，夏荷，原谅我，原谅我。

星期一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去买早餐，然后走去上学。

我出门买了个煎饼，绕过院子，发现那条河果然已经完全干涸。我迈过干枯的河床，仍然感到温暖柔软的水流漫过脚踝、小腿和腰身。死亡不会干涸。

我继续向前走着，迈过了这条在任何人眼里都不存在的河流。前方不是去学校的路。

我步入河对面的野林子，一切还是这么安静。我看见有人在其中嬉戏，白色的裙子像水母一样发出温柔的亮光，闪来闪去。我缓慢而

坚定地向前走去，直到越过某棵古老而巨大的树，一头撞进了毕业典礼的现场。

我站在那里，身穿学士服，面对着掌声、鲜花和照相机的闪光灯。周围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我毫不关心。

我继续向前走去，眼神迷茫。有谁拉住了我又被我甩开，有谁拦住了我又被我推倒，有谁劝诫了我又被我忽视，直到一个人的声音尖锐地回荡在偌大的礼堂之中，她高声呼叫着我的名字。

我猛然惊起，转过头去张望。剧痛突然间袭击了我的大脑，我止不住地跪倒在地上，手捂着头颤抖着。当我终于有一点力气能抬头向前看的时候，我却又发现那条河自我面前驶过。我探出头去，在水面中同时看见了两个重叠的影子：

一个是长着角的、杀人不眨眼的恶兽，一个是苍白柔弱的死去了的少女。

我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吞下泪水，对着灰尘，对着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对着浮在水中的这个世界大声狂笑出来，笑到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流下泪水。

我颤颤巍巍地支起身子，天色已晚，一轮明月挂在正前方。我继续向前走去，寻找着那条能给予我死亡的河流，继续着我想要替某个人死去的可笑梦想。

金子美玲的河流，温柔、缓慢、内敛。玛丽居里的河流，闪耀、坚定、迅疾。夏荷的河流，弱小、孱弱、胆怯。我谁也没能救下。

和这可笑梦想一起，烦闷、无奈、抗拒和漫长的夏季都依然年复一年地继续。我在热土上赤脚行走，无论如何都再也找不到那条孱弱的河，院子后面的那条河道也终于没有再变回河。

时至今日，我依然在等待，等待它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时我将毫不犹豫地步入其中，让河水吞没脚踝、小腿、腰身乃至胸口。我将张开双臂，闭上眼睛，深深呼吸。我将沉入水中，步入黑暗，从此安眠。我将替代那些被打上了黑框的名字，将自己封存在旧照片里，用一个影子换取另一个影子。

我将结束这漫长的恼人的夏季。

降临

我在飘飞的大雪中醒来，感到浑身僵硬，昏昏欲睡，却没有刺骨的寒冷从四肢百骸传来。

我的睫毛上沾满了细碎的冰晶，让我的视线格外模糊，但是，我也不是很想看到白得刺眼的世界。

我抬起脚来，又踏入软塌塌的雪中，听到咔吡咔吡的声音。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身体里升腾出的热气融化了睫毛上的冰晶，我的眼睛被雪白的世界刺激到了，凝结出一层水雾，但很快便适应了这样的亮光。

我看到正前方的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木屋，一个老年男士坐在门前的椅子上。他抱着一把尤克里里，浑身已被积雪覆盖，露出来的那只满是茧子和伤疤的手上则结了一层霜。冰凌垂落在他心爱的乐器上，他微张着嘴却再也吐不出一丝声音。

我四处游荡，看到了庭院里倒在地上的玩耍的孩子们，笑声好像都被锁在厚厚的冰雪里了；看到了提着裙子微笑的年轻女士，红色的裙摆永远定格在了飞扬之中；看到了在菜市场择菜的老奶奶，她也许正在想着晚上要给孩子们做什么菜。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只白猫，隐藏在雪中，只有金色的眼睛格外明显。它慢慢地走着，不时回头看我一眼，似乎是想引导我跟上去。仿佛受到什么启示一样，我迈开脚步跟上了它。

它把我引到一栋小别墅前停下，随后一阵狂风吹过，飞雪满天，它在风雪中消失了。我走上前去推开那扇门，门里是长长的亮着暖黄灯光的走廊。暖气片在灯光中发出嗡嗡的声音，温热的气流扑到我脸上，我感到自己慢慢解冻了。

我情不自禁地走进走廊，顺上了门。桑在厨房里烤牛肉和饼子，但是桑是谁？父亲不在家，也许是去喝酒了，这里是我家吗？

母亲从走廊那头探出头来，高兴地欢迎我回家。我自然地脱掉沾满冰雪的马丁鞋，它们一接触木质地板，就立马褪去了冰封。我自己也极速解冻了，身体上附着的那种僵硬感也瞬间消失。

客厅里的电视放着微波午餐的广告，母亲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桑在收拾餐具。

我该喝点葡萄酒吗？我不太舒服，要不然先去睡觉吧？我走上楼梯，告诉妈妈我的头有点疼，随后推开自己房间的门。我躺在床上，窝在被子里，空气里弥漫着古龙水的香味，淡淡的。飘窗上窗帘蓝色的阴影里，几朵向日葵正在盛放。母亲担忧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她说她去给我找感冒药。

我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睡了过去，没有残梦侵扰，也没有噪音污染。

我所不知道的是，五分钟之后，微波午餐广告就会被战争通报替代，十五分钟之后，这个小镇就会消失在地球上，连同那些可爱的人们一起，而二十分钟后，我又会在雪中苏醒，重复品味着难以逃离的往日残香。

灾难是要降临的，不论我们如何挣扎，它都一定会来，会淹没一切细小的幸福。

我能说的只有：再见，再见，再见。

希望

在黄昏快要降临的时候，诗人坐在车站的椅子上等车。这里是远在郊区的富人区，安静而空空荡荡，连公交车站也少人问津。

诗人看起来年轻又衰老：她皮肤光滑白皙，却穿着老旧的黑色大风衣，她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和略微浑浊的眼睛，脸上却少见多少皱纹，连她那双拿着伞的手都不过是有些略微肿胀粗糙，而并非已经十分衰老。

诗人静静地等待着不知何时到来的车，她自顾自地微笑着，转着头四处打量着这普通的世界。她注意到雨声落在车站顶棚上的声音好似一曲舞曲，她看到墙角有一束白色的小花微微开放，她摇晃着身体，无忧无虑地哼着歌。

就是这个时候，少女走到了她身边。少女背着漂亮的牛皮面包，诗人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她，等到她转过头去回望她，她便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说：早上好，小姐。

少女看了她一眼，然后轻轻地说：好像已经不早了呀，女士。

这有什么关系呢？诗人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早上，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晚上。无论如何，我祝你一直都好，小姐。

少女噗嗤笑了一声，她说：您好奇怪呀。

诗人睁大了眼睛，站起来四下看了看自己的穿搭和动作——哪里奇怪了？她讶异地说。

少女歪着头看着她，似乎不确定她是认真的还是在演戏，只好说：抱歉，女士，没什么奇怪的。

诗人又回她一个微笑，轻轻说：没事的，小姐。

车灯照亮如丝的雨幕，公交车来了，诗人拿着伞向前几步准备上车。那少女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坐回了座位。

诗人有些惊讶，问她：这里不是只有一班车吗？

少女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诗人好像恍然大悟了一般，扶了扶帽子，抱歉地笑了笑。

这是少女突然抬头问：抱歉，女士，我想知道你的名字，以及，你会不会再来？

诗人眨了眨眼睛，说：我过去有名字，但现在只被叫做诗人。我还会再来，但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再来。

汤娟在夜幕快要降临时又一次到了那车站，比起五年前，她高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却始终无法忘记也无法理解在这里遇到过的诗人。雨幕中她突然听到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橙黄色的车灯晃了她的眼睛，这时面前一道黑影闪过，那女人细心而优雅地收起伞来。汤娟抬头怀着期望看去，诗人正站在她面前，脸上依然挂着温和明媚的微笑。

晚上好，小姐。诗人轻声说，声音却沉稳地在繁杂的雨幕中传到女学生耳边。

汤娟呆呆地望着她，似是没有想到重逢来得如此突然。她就这么望着诗人，然后说：你看起来和五年前相比没什么变化。

诗人微微一笑，说：我永远和这城市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也永远和这城市里最老的人一样老。陌生而熟悉的小姐，很高兴再次看到你，也很高兴看到你的成长。

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别墅区欧式钟楼里大钟的声音回荡在四周。诗人于长凳上坐下，她问汤娟：你过得好吗？

汤娟摇了摇头，看着天空，说：一点也不好。

诗人轻轻点了点头，说：你看起来很疲惫。

汤娟说：我总是很疲惫，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奔跑。我常常难以入睡又很快惊醒。我迷茫、困倦而无所适从，我觉得这一切都好像是个骗局。

诗人转过头来看她，棕色的眼眸里古井无波，她轻声说：为什么？

汤娟说：我被卷入一场疯狂的角逐里。我们所有人都被强烈的激情所诓骗，成为了斗兽场里的奴隶。这里没有真理、没有逻辑也没有人应该过的生活，这里除了绝望一无所有。

诗人望着她，随后将她抱紧怀里，宽大的手掌探入她的发间。汤娟在温暖的怀抱里闻见了咖啡和橡果的味道，她闭上眼睛，闷闷的声音传出：我一度想要去死。

诗人说：我知道。你很苦闷，我知道。你想去看看巴黎吗？

汤娟讶异的声音从她怀里传来：怎么去？

诗人轻笑一声，她松开环抱着她的双臂，汤娟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有圆形穹顶的巨大建筑之下。

这里就是巴黎。诗人说。

这里是巴黎第十八区，在塞纳河的右岸。我曾经在这里做过报社编辑。诗人说，她漫步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夜里的巴黎静悄悄的，似乎并没有什么人。

诗人走到一间民宅前，抬起手来指向阁楼，仍然语气和缓地说道：我曾经在这里自杀，用尖刀直接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什么？汤娟张大了眼睛问。

晚风吹起诗人的衣摆，她转过头来微笑，银白色的头发像棉花一样在风中飘来飘去。汤娟失神了一瞬，仅仅一瞬之间，照耀诗人脸庞的就由月光变成了热烈的阳光。

海风吹过，诗人站在橄榄树下，头发已然变成棕色，眼眸像蜂蜜一样金灿灿的。

这里是希腊。诗人说。我曾经在这里歌唱、写诗、追求爱情。最后因为一个爱而不得的人从悬崖上跳入海中。

湛蓝的天空被夜幕又一次替代，微微潮湿的风扫过断壁残垣。诗人走入一间破败的房屋，它的房顶已经坍塌了一半。

一朵玫瑰绽放在月光之下。诗人走到墙上挂着的黑板前，用依恋的眼神望向粉笔留下的痕迹：我曾经在这里写诗，在这里游向夜的另一边。过去在南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女人的画像——没有人会知道她是誰的。后来在荒郊野外，我不幸吞下了一颗疯狂的石头，因此在旷野上用猎枪击碎了自己的大脑。

汤娟沉溺在这伟大的幻境里，下一秒她又被诗人拽入了巴塞罗纳的街头。

在这里我和妻子买下了一个小店铺，我们日夜经营终于有了点余钱。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我们只生了一个。我依然写诗、读书、看报，后来我参军入伍，在帕斯尚尔死里逃生，回来后患上了弹震症。诗人低着头看着店铺面前的立牌，轻轻地说，

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我的儿子在我回来后已经不大认识我。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前一天，他患了百日咳，死了。

汤娟依然呆呆地看着她。

这确实是一出永无止境的悲喜剧。诗人说。但是终有一天你凝视夜色，会从中看出更多的什么东西。你明白了死亡和生命互为因果，你明白了美妙的一切都在有序运行，有序迈向更加美妙的毁灭。你明白了为什么说人终有一死，明白了结局不会发出预兆而是突然降临，明白了要如何享受人生，如何用尽全力挥霍它以便在结束的前一秒也优雅而毫无悔意——

最重要的是。诗人轻轻笑着：你明白了面对毁灭，说出的“我永远爱你”、“我会永远记住你”有多么沉重的意义。你明白了火焰、夜幕、星辰、天空为什么而伟大，你将和它们融为一体，凭你的理性与爱。面对那不可避免无法抵抗的死亡，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

汤娟在夜色中醒来，雨已经停下了。她靠在车站的椅子上睡着了，醒来腰酸背痛。

诗人对着她笑，说：你现在要去哪里呢？

汤娟慢慢站起来，说：我要上车，离开这里，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看不到终点的一切。

诗人说：这样很好，那么，你还会回来吗？

汤娟说：会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城市像一场老旧的梦一样逐渐褪色萎缩了，人们离开了毫无活力的腐朽世界，藤蔓和苔藓爬上了每一栋建筑。那破旧古老的大钟早已不再发出沉重回荡的声音，但时间依然在毫不留情地流逝着。

汤娟又一次回到了城市里，她呼吸着潮湿凝滞的空气，慢慢地走到了那熟悉的车站之前。诗人果然在这里等待她。

她如今看上去无比衰老，花白的头发贴在头上，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双棕黑色的眼睛浑浊无比。她就这样佝偻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往日的风范。

但不知为何，汤娟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诗人说：你还是回来了。

汤娟说：幸好你还记得我。

诗人说：你是这座城市里和我最相像的人，因此我格外喜欢你。

汤娟说：我没想到你也有衰老的这一天。

诗人说：那是因为这座城市已经衰老了。现在只剩下某处一个和我一样衰老的人，等待着死亡降临吧。

汤娟说：难道我不算这座城市里的人吗？

诗人摇了摇头，说：不算。你心里有另一座城市，我很开心你有了故乡。

汤娟坐在她身边，说：你是快要死去了吗？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诗人轻声说：我始终认为，我给你说那些事情，和你选择离开，都是正确的事情。你现在幸福吗？

汤娟说：是的。我走到属于我自己的宫殿里，曾与我为敌的一切都转身逃跑。

诗人说：我是即将死去了。然而无需害怕，没有人会真正死去。我也从未死去。

汤娟说：我明白了。

诗人又轻声笑了，她说：一路往北走，去那里的田野里，割一穗野麦给我吧！

汤娟点了点头，说了声“好”。随后她站起身来，往北走去，背对着诗人问：你还会再回来吗？

诗人说：我不一定会再回来，但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你和你真心思念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再见的那一天。

汤娟笑了，她大步向北方走去，马尾在风中摇摆。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四季，走过雪、风和阳光，野麦在冷风中摇晃。她割下一穗野麦，麦秆之中流出鲜红的血液。

随着破败的城市里最后一个市民停止呼吸，诗人在车站里也静静闭上了眼睛。她梦见自己手持流血的野麦，在田野上漫无边际地张望……

窃窃私语

我又看见她那张脸了——那张露出白骨、眼眶空空，蛆虫钻来钻去的血肉模糊的脸，我的身体止不住地往后缩，这时我却听见她说：晚上好。

于是我也说：晚上好。

我一点也不好，我在心里说。夜色阴沉，我缩在木质的澡盆里，水不冷不热，轻轻包裹着我。

她咧开嘴笑了，慢慢向我走来，坐在盆沿上，低下头看着我，腐烂的手指抚上我的脸颊。

别碰我。我说，你希望我又一次杀死你吗？

她依然笑着，张开嘴吐出暗哑难听的话语：你要怎么杀死我呢？我已经死了，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脑中的幻影。

我突然想哭，想要质问她为什么时至今日还在纠缠我。她的血肉从我身上擦过，那恶心的触感让我微微颤抖。很快我就感觉到那温暖湿润、过分柔软的烂肉缠住了我的手，柔和地将它按进水里。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想张嘴哀求，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她的身体是那么恶心、散发着腐烂的臭味，她那露出白骨的双手将我按进水中，一次又一次地，她那温暖而不由质疑的力量啊——

我恨你，我说。我恨你，我从不后悔杀死了你，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杀死你，一千次一万次，我恨你。

她依然笑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她那笑中读出了什么呢？无奈、悲哀还是自嘲？

我的身体仍然被她紧紧锁在水下，这一次她选择迈入澡盆，用身体压住我。她的右手攀上我的脸，虎口卡在我人中处，我能感觉到掌心血洞里爬出的蛆虫正在撕咬我的嘴唇。

我被她按进水中，无论如何都无法挣扎求存，昏昏沉沉中我听见她又一次开口，暗哑的声音唱到：玛菰，玛菰，我爱你。我已深深陷入对你的无边恋慕之中……

那就请你不要再回来了吧，我哀求道。不要在把痛苦还给我了。

玛菰，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你那么丑陋，那么无理，那么阴郁，却一直跟在我身边，无论如何都甩不掉。

我恨你身上的丑陋伤疤，肥胖躯体涨出的妊娠纹，我恨你的自大、骄傲，我恨你的喜怒无常，我恨你总是望向远方的蓝色眼睛。

我恨你给自己取了个“阿兰”的新名字，试图逃去远远的地方，抛弃这里的一切。

玛菰，我要杀死你，我早就做好了这计划。我知道你正在期待着被杀死，你知道吗？我从你身上闻到了那种气息，因为你就是一个这样的逃避者。你期待着一次由外界力量引起的伟大死亡，好让自己成为毫无过错的殉道者。

玛菰，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先紧紧拥抱着我吧。

阿兰。

请你杀死我吧，就这样。我要求你坐在我身上，像我们做爱时那样温柔地掐住我的脖子，我高高仰着头，而你的虎口往我下巴上压，就这么简单——好吗？

我也许会变得更丑陋，但是谁知道呐？我不想继续这么痛苦了，请你结束这一切吧，我知道你厌恨我，你想要摆脱我，不是吗？

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熊熊燃烧，没有人曾像你一样紧紧地拥抱过我，没有人像你一样给过我承诺。我想过和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或许我们可以逃离这一切，彻底放下让我们痛苦的世界——但是不行，我的丑陋已经深入骨髓，我握不住你，阿兰。

我有的时候想，如果我不是如此丑陋，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疾病和痛楚，如果我不是夜夜难以入睡，如果我不必每日这样忙碌地生活，如果我并没有一个残疾的姐姐，如果我富有、坚韧而强大，如果我还能拥有希望，如果我不是非得考上 985、211，如果我可以不成为公务员、老师或者研究员，如果我不用在父母面前假装我有很多朋友或者我是一个——如果他们从不曾把我架入这个痛苦、挣扎、矛盾的空间……

阿兰，是不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不，我们还有机会，阿兰，就在这里，把我按入这水中，清洗我吧，放逐我吧，最后用你的手再一次拥抱我，而我将去往你所不能去到的地方——夜的另一边。

我将如何提着灯摸索，照耀那荒芜的死之国？那时的我，是不是能逃出这样暗无天日的痛苦？

告诉我吧，阿兰。

玛菰，我会杀死你。但我终有回答不了的问题，你的身体里同时有冰与火，所以你要怎么逃出生天呢？如果我不能从你的躯体里逃出，我要怎么打开那扇燃烧着的窄门？

你像是在给我编织绵密的毛线衣，好让交错纵横的丝线缠绕我的伤口，你想看到血肉斑驳，你想要我承担疼痛，你想要我愤怒、悲伤、无所适从，因为这既是毁灭我，也是毁灭你，对吗？你就是这样爱我的。

呼——吸——这样也很痛，因为你的胸口也有伤口，有的时候你分不清这痛楚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我全都明白。你辗转反侧噙满泪水张大孤独绝望的眼睛时，我正躺在你身边。你因为这绝望而朝我怒吼想要殴打我时，也正是我压住你的双手，玛菰，丑孩子玛菰啊。

你到北方去吧，就当你已经死了！你到大洋彼岸、大陆彼岸去吧，就当你这个名字已经死了！你的世界里血液不够、面包不够、水稻不够、情人也不够，如果你继续沉沦在这里，你只会死去，死去，而没有人能体会和你一样的绝望。

丑孩子，不要哭泣，丑孩子，如果你想，我会将你浸在不冷不热的水里，我会亲自让你溺亡，我知道你会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我怎么知道呢？生下来就是有罪，我要用余生去偿还——这是这世界告诉我的。现在被你杀死，我的账就还还不清。

我有的时候感觉飘飘然的，我不知道这在这里哭泣的人是谁，我恨她，她为什么丑陋为什么偏执为什么敏感为什么无能为什么愤世嫉俗。我为什么会苏醒在这样一副躯壳里？阿兰，求你杀死她，只有你可以，阿兰。

可是她毕竟还有没有做完的事情，你知道吗？阿兰，把她送去什么地方，让她的生命好歹有些利用的余地吧。

我好讨厌她，我好讨厌她，我要哭了，阿兰，阿兰。我好讨厌这样运转着的一切，在崩塌之前，我要亲手把她掩埋。

玛菈，所以现在我来了。她笑着说。

温暖的液体从我脸颊上流淌下去，她松开了手，我缓缓自水里站起，水珠在我身体上流动，反光的苍白的黏腻的肉体。

阿兰，你蓝色的眼睛呢？已经被斑鸠叼走了吗，咬碎它、丢弃它，因为它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无用的真相吗？

不，玛菈，它是自己燃烧的。它没有把我抛入黑暗，只是抛入了虚无，我很好，这虚无链接了我身体里互相撕扯难以粘合的一切，我很好！

我抓住她的手，将她按倒在浴缸里，我按住她的脖子，深深压进涌动着透明之水里。她没有挣扎，依然柔软地握着我的手。

谁来杀死你？她似乎在说。是啊，谁来杀死我呢。我止不住地流下眼泪，却还是睁大了眼睛，死命地按住她的脖子。

我紧紧抱着阿兰的尸体，她也紧紧抱着我。

她说：我已经死无可死了。

我说：好啊，这就是死人的世界。

我抱住她的头，说：你想哭就哭吧。

她没有哭，而是说：对不起。

我说：为什么要对不起？

她说：我没有变得强大，也没有变得美丽。

我说：不要管那些事情，我们都已经死了。

她缩在我的怀里，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抬头看向天花板，一切都在燃烧，就和从前一样。

我说：我会死在这里，我已无法忍耐了，我的身体撑无可撑。

阿兰没有再说话，我知道她睡着了，永远地。我静静地坐在原地。

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我哽咽着说，知道没有人在听。

我再也不会这样痛苦了，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对吗？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来得及。我不用再忍受这一切了，我不用再……

火焰寂静地燃烧着，我抱紧了阿兰。

我会重获新生，我会幸福。

咔嚓，我听见建筑物坍塌的声音。

远洲异事

远洲

远洲是一座小镇，一座既有无线电视、游戏机、杜比音效的电影院，也有泥泞的郊区道路、突然间落下的雪、在冷风里摇晃的水稻的小镇。

它一边是海洋，一边是陆地，而海洋和陆地又总是在变迁，有时我们看见雪山，有时我们看见熔岩，有时我们看见无边的草原在尽头与天融为一体。远洲高高地耸立在边界之上，一条同样高高的、但是狭窄的石堤从中穿过，分开了海洋与陆地。

没有人知道石堤是谁修建的、什么时候修建的，但是所有人都觉得石堤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人说这一侧是今生，那一侧是来世；有人说这一侧是天堂，那一侧是地狱；有人说这一侧是神，那一侧是人。

远洲就这样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承载着我们这样许许多多忙碌的人，在暮鼓晨钟里继续着自己每一天平平淡淡的日子。

自从我出生开始，远洲就一直在下雨，时大时小，但总是下着雨。我几乎从未在城里见过什么阳光，每日那纷纷扰扰的银针一样的雨滴在路灯的照耀下像是发毛的太阳。很难不怀疑远洲从来没有过晴天。

镇子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周围是冷冰冰的高楼大厦，棱角分明，外壳泛着蓝色或者黑色的光。广场大得出奇，衬托得我们无比渺小，像雨滴一样飘忽不定。纵横的经纬线把广场切割成一个又一个方方正正的钢块，浅浅的排水槽中有时会突然传来音乐声。没有人能同时看到广场周围的四条干道，一切都被雾和雨吞没了。广场中心是纪念碑，由四把巨大的剑刃拼凑而成，我不觉得远洲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上面就是钟楼，由一个年老而不死的敲钟人驻守——他也不一定是

死，除了敲钟外他什么也不做，身上还有腐烂的气息，黄黑色的骨和肉缩在黑色的破旧斗篷里。他总是佝偻着前进，仿佛刻意躲避着什么一样。

我住在海洋这一边，也是逐渐褪色的这一边。我七岁那年时镇上来了一个画家，他拈起颜色放入自己的画里，那颜色就会从现实里消失，所以我眼中的世界也在这十年里逐渐褪色了。它变得像黑白电视一样，雨就是那闪烁的白线，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滋滋滋的白噪音。

但画家从来没有去过陆地那边，可能是因为那里放着镀金的佛像、洁白的十字架和高耸的宣礼塔。雨声中祷告声和悠悠升起的烟雾交融在一起，发出阴沉的淡紫色的光。

我们谁也不敢在那里遇见什么，冒犯什么。

旅行者

敲钟人在早上七点准时敲响广场中间的青铜大钟的时候，旅行者突然宣布：他要顺着石堤走，一直走到道路尽头，看看那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旅行者是三年前来到镇上的，他不知道从哪里上了镇上唯一的一辆大巴车，就在颠簸和惊吓中降落在了汽车站台。他已经听了整整一千两百次晨钟了，也已经走过了整座小镇，于是他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搭着大巴车离开呢？

他大声笑了笑，杂乱的胡茬里蹦出来一根方便面，酒精的味道喷了我一脸，他说：因为底下的世界我已经走遍了！现在我只想要去世界另一边！

于是他就开始准备路上所需的物资。他买了方便面、毛巾、矿泉水和一瓶高浓度白酒，还在包里塞了他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咔咔，但咔咔不愿意和他走，他只好换成了一只北极熊玩偶。

旅行者第二天就走了，他就是这么单纯果断的人，他自信满满地踏上石堤，但随后就开始害怕地颤抖。为了继续旅途，他只好趴在石堤上面，四肢趴在石堤两侧，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我不打算嘲笑他，很多人都好奇石堤的尽头是什么，但只有旅行者一个人去了，并且他没有被未知和高海拔吓跑。

我们看着他的影子一点一点往前爬，最终和天际线融为一体，咔咔在我怀里大声喊：加油！记得回来告诉我们那边有什么！

它的声音尖细得让雨滴都不愿意落在它身上。

敲钟人也站在青铜大钟上看着他离开，佝偻的身躯尽力往前伸，又眯起了他那苍老浑浊的眼睛，最终居然因为用力过度从大钟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

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旅行者，但我们偶尔会在海啸到来或者台风袭击的时候想起他，想起那艰难困苦의 长征，担心他是否会被海浪和飓风卷走。但隼婆婆打着念珠，笑呵呵地说：他会回来的。

我们都相信隼婆婆说的话，她能看见未来是镇上几乎所有人的共识，而且我也看见了未来还会有许多人来镇上，旅行者的身影就在那些人影幢幢里闪现。

自旅行者走后，那有些锈蚀的青铜晨钟已经又敲响了一万零两千六百七十八次，他还是没有回来。

植物园

植物园已经废弃很久了。但植物园的废弃或许是植物园的新生——那些数以万计的狂野生命从人类所制造的囹圄中苏醒，肆意地蔓延，很快挤满了园区，遮住了高高挂住的太阳——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据大人们说，那个时候镇里还没有下这连绵不断的雨，那个时候还有太阳。

突然有一天，粗壮的枝条缠绕了植物园褪色的门牌，藤蔓冲出大门，绞杀、吞噬了地上的生锈易拉罐。人们惊恐万分，纷纷商量要把植物园一把火烧掉。这时杨絮说：“不必了，看来是时候了。”

杨絮之所以叫杨絮，是因为她出生那天，道路上飘扬的杨絮突然涌入她家的房门，她的母亲打了个喷嚏，杨絮就这么被生出来了。她和我一样，是被神或者类似神的什么东西祝福的孩子，她看见物质的语言，而我看见宿命、精神与灵魂的语言。

而宿命分配给她的臣民，就是地上所有盘旋着的植物。

杨絮从那天开始就住进了植物园，她没有再出来过，也没有人再进去找她。只有我偶尔会进去和她聊聊天，说一说哪一朵鸢尾要开，哪一株巨树头上悬挂着不祥的阴云。她偶尔会送我花果，偶尔也会和我聊聊天。她生活在树上，总是穿着一身连衣裙，有时甚至不穿衣服，赤着脚用叶子唱歌。我说我也很羡慕这样的生活，宁静、平淡、亘古不变。自然的伟力为它宠爱的孩子建立了真正的伊甸园，谁也不能污染它。

突然有一天，镇上开始流传着战争开始的流言，我往大陆的方向看去，确实看到了耸动的群山、层层叠叠的影子和丧钟的鸣叫。不祥与恐惧像潮水一样涌入我的双眼，压迫神经，隐隐作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我询问金星，但她没有给我回答。

某日我进入植物园和杨絮说起这件事，她的指尖在巨树的年轮上摩挲，说：我早已知道了。但还没能了解那究竟是怎样不祥的命运，只知道那会带来尸体和新的养分。

她说植物园巨大的红杉和地底下蔓延千万里的真菌群类早已把一切有关死亡的事情告诉了她。它们的话语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一丝丝微小的震动都能说出遥远帝国最深的秘密。那真菌群类，杨絮叫它们“小锡兵”，早已刺入了小镇下方数百米厚的土层，放射性的痕迹布满了半片大陆。每一个根系都在土层里涌动、生长，吸取着各种各样的汁液。

杨絮问我：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灾难吗？

我说：我不知道。饥荒、瘟疫还是战争，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了它们爬上山坡和石堤，撬开小镇的外壳，吸取着所有人生命的髓液，所有平行的宿命和时间被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里，没有什么能够幸免。

杨絮递给我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说：我以为这里不在人间。

我啃了一口苹果，酸甜的汁液在口中炸开，含含糊糊地说：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都是相互交融的。但是你似乎并不在乎这灾难。

杨絮神秘地笑了一下，白皙的脸上除了宁静和淡然什么也没有，她绿色的眼睛盯着我嘴里咀嚼着的果肉，慢条斯理地说：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死。

她指尖勾起一束老迈的枝条——就像我勾起每一个存在的时间线一样——我就听见巨树摇晃，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把耳朵贴在树干上，轻轻哼起了一首歌。

她说：也没有其他人能进我的植物园

终章

我是如此热爱生活，所以我不停地歌唱。

在洗浴结束，湿润的头发上沾着的清香的时候，我为那清晨的阳光而歌唱。

在行走于路上，和每个人相视而笑的时候，我为这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歌唱。

在草原上吹笛，和我心爱的少女一同舞蹈时，我为爱情与自由而歌唱。

让我白色的诗篇飞向天空吧，飞向遥远的海，飞向花朵簇拥的平原，飞向白鸥起飞的滩涂，飞向朦胧的月光。

让我的花朵随它一起到每个人身旁吧！把虞美人送给恋人们，把落新妇送给夫妇们，把满天星送给孩子们，把蒲公英送给启程的飞鸟们。

翩翩而飞的不仅是诗歌、花朵与希望，也是这世间热气腾腾的一切。啊，向那美丽的星辰王国飞去的，是大地本身。

所有有人驻足的地方，学校、教堂、电影院、植物园和音乐厅，它们一齐在微笑与泪泉中合一，在温暖的白昼里开花，在寂静的黑夜里沉眠，一刻不停地运转在童话般的宇宙里。

而我呢，我将作一个园丁，日复一日地照看我的花园和湖水。那些想要安宁的青年们，大可以和我一同在阳光里昏昏欲睡；那些想要自由的朋友们，大可以和我一起在湖上泛舟；那些想告别一切的孩子们，也请你们和我一起到花园里去吧！

远在异乡、远在另一个大陆或大洋里的人们啊，请允许我向你们献上永恒的爱与祝福，请允许我将诗歌献给你们组成的这世界。请让我做你们的同胞，和你们一同欢庆每一个节日，共享每一篇诗歌。

倘若我必须说我的最后一段话——

我一直相信着，相信爱与希望的伟大，相信人世的美好，相信善良与正义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与这信念同样不可动摇的，就是我对你的爱。

这就是我要说的了。